

淨

德

集

二





淨 德 集

(二)

白 陶 撰

淨德集卷八

內外制

誠厲諸路監司修舉職事詔

朕思古之人君。恭已無爲。而恩之所加者深。威之所制者遠。羣黎百姓。莫不悅懷畏服。而無一夫不獲者。其道非他。蓋有法度以爲治世之具。張官置吏。奉而行之。足以整齊天下。而導其德澤。以及于遠近幽深。故也。今四海之廣。判爲諸部。部有使者。以督察郡縣。乃爲朕行法度。而導德澤者。比歲以來。或不勝職。以苟且爲易簡。以解縱爲寬裕。以懲紆去惡爲慘暴。以度用均財爲刻剝。政有先務。則置而不問。事有中道。則違而不循。是以賦役不均。刑罰不中。盜賊不戢。疾苦不除。其勢駸駸然。日趨於偷惰弛廢之域。而不知止。朕何望焉。元元何賴焉。朕夙興夜寐。講求治要。論議所先。詔令數下。率從寬厚者。蓋欲安養生民。而躋之宮壽爾。非謂使汝一切廢事。而竊祿備位也。詩不云乎。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書曰。敬爾有官。亂爾有政。斯皆士大夫之所習聞也。爾其勵志意。修職業。持準繩。以肅庶務。推仁惠。以蘇疲氓。使四方無怨咨憔悴之歎。而朝廷享太平之實。豈不美歟。苟蹈前愆。必罰無赦。

吏部郎中制

敕文昌六官分董天下之務。而吏部最號要劇。蓋萬官之衆。流品有清濁。資格有先後。法不歸一。吏能爲姦。夫欲銓綜至當。而選授之路。不失于紛緝。則小宰之任。安可虛授其人哉。以爾具官某。學而從政。志尚不苟。更涉中外。風迹可稱。擢其規鑒之明。處以銓衡之貳。昔韋涉以嚴整稱職。孝本以清慎服人。勉蹈前修。無忝朕命。

禮部郎中除吏部員外郎制

敕吏員多而待次者衆。條目混淆。而胥吏得以因緣爲姦。此選部之公患也。故當擇清尚通識之士。以助長貳。庶幾銓綜有敝。而物論平允。爾端亮不倚。敏于從政。出將使指。入踐省曹。皆有能名。效于已試。天官之屬。宜以才任。惟公可以循守法式。則吏不能欺。惟明可以甄別流品。則士皆無憾。往惟懋哉。以稱朕命。

吏部侍郎除戶部尚書制

敕中臺之建。六卿異職。別流品。精選拔。使人材無遺者。天官之事。均財用。審出納。使民力不匱者。司徒之責。皆朝廷之重寄。士大夫行己及物之地也。由彼遷此。莫非能臣。以爾具官某。博識多聞。明于世務。資忠履信。蔚爲吏師。頃從四戶之華。總洩三銓之務。嚴整稱職。如韋涉之賢。清慎服人。有孝本之譽。推其餘蘊。可畀重權。宜邦計之總司。庶賢猷之兼濟。子有量入爲出之法。爾其慎詔于他求。予有損上益下之心。爾

其深思于邦本。勉從明訓。永底茂庸。

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知成德軍李清臣可戶部尙書制

敕周之制以九賦九貢。斂財致用。而以九式均節之。入有藝極。出有度數。是以民不告勞。而經費無不足。此王道之資也。今天下大計。歸要地官。凡盈虛登耗之差。高下輕重之勢。必審處而後行其任。可謂難矣。然特有司之事爾。朕擇輔政之舊臣而付之。愛民保國之意。可見于斯。具官某。讀聖賢之書。而學通今古。辨義利之分。而行有本末。早蒙先帝之遇。久踐禁近之榮。謀于廟堂。得持綱操轄之體。任以蕃屏。見承流宣化之勞。宜國計之總司。庶賢猷之兼濟。予有量入爲出之法。爾其慎詔于他求。予有損上益下之心。爾其深思于邦本。惟敷餘蘊。以底茂功。

寶文閣待制權知開封府韓宗道可戶部侍郎制

敕左右侍從之臣。朕待之無間也。外則王畿之政。以綏乂萬衆。內則文昌之貳。以總領庶務。寄任皆重。要之得人。具官某。才資博通。志尙中立。忠良之訓。能世其家。愷悌之心。克施有政。滋試猷爲之美。久安禁近之聯。天邑之繁。既踰年而成政。地官之副。宜分任以責能。況此要途。蓋爲舊物。爾其體節用裕民之意。謹量入爲出之規。勉續前功。輔成大計。

除戶部侍郎制

敕。周之制以九賦九貢。斂財致用。而以九式均節之。入有藝極。出有度數。是以民不告勞。而經費無不足。此王道之資也。今天下大計。歸於地官。凡盈虛登耗之差。損益輕重之理。必審處而後行。則建立立貳。可不慎哉。具官某忠正出于天資。彊明通于世務。多藝故能從政。知義可以理財。故命以小司徒之職。俾任其事。爾其體節用裕民之意。謹量入爲出之法。輔成大計。以稱朕心。

兵部侍郎除禮部尙書制

敕。小司馬典五兵之政。所以申講國威。大宗伯掌三禮之務。所以翊成邦化。眷惟職任。率賴俊良。某粹積於中。壯行其學。式敷遠業。久序禁途。以周之九伐治兵。有嚴我武。以隋之四曹授政。無曠厥官。爰取用于賢猷。俾進司于國憲。夫聲明文物之盛。乃風俗教化之原。予欲考三代之情文。爾其崇本而抑末。予欲備一朝之制作。必也引古而驗今。勉勵寅清。以勤職業。

給事中除禮部侍郎制

敕。東臺之屬。以駁正爲任。所以慎命令而維紀綱。秩宗之貳。以禮樂爲職。所以和邦國而厚風化。皆朝廷之高選。士大夫得志行己之地。爲官擇人。豈虛授乎。以爾具官某。學該本原。行著坊表。在侍從之列。每善于論思。凡政事之行。能檢其遠失。更踐寢久。譽望益隆。循名考實。故命爾以小宗伯之事。夫典章度數。因革有不同。述作情文。議論莫能一。惟考古驗今。以求損益之當。惟體常盡變。以備制作之功。庶幾聲明文

物之盛炳然同於三代則儒者能事蓋無愧矣

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鄧温伯可兵部尙書制

敕中臺之建六卿異職惟大司馬綜五兵之要蓋申嚴威制而鏡重國體也擇人以任安可易哉具官某學該本原行有坊表夙敷遠業久序要途入則制司命于禁中極爲儒者之榮遇出則頒教條于闔外雅有循吏之休風其還方伯之符歸領夏官之秩蓋推久次必允公僉爾其以周之九伐訓戎有嚴我武以隋之四曹治事無曠厥官行乃夙聞副予慎選

著作佐郎時彥可集賢校理兵部郎中制

敕具官某古之人學而仕也其心豈有所苟哉博聞強識則發之以文章陳力就列則著之于事業朝廷所以養材任官之術亦本于此是以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天下之務巨細畢舉焉以爾儒林之秀蘊積深厚試藝于廷名在第一登踐祕館亦顯厥聞集仙之華遷汝以職司馬之屬付汝以事郎選清矣勉而莅之庶幾于文于政兼能而兩得豈不偉歟

除刑部郎中制

敕法者公天下之具也而有司用之輕重或出其意豈欽恤明慎之謂哉以爾忠恕之資善燭厥理故命以秋官之屬傳不云乎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是以君子盡心焉爾能求爲君子則庶幾當罪而無寃

民矣。

左朝請郎喻陟可刑部郎中制

敕具官某。法者公天下之具。有司用之。重輕上下。或出其意。豈欽恤明慎之謂哉。朕憂閔元元之不辜。而慎重聽訟斷獄之職。蓋以此也。以爾疏通之才。善燭厥理。刺察之政。頗宜於民。惟導宣德澤。而有惠養之功。惟循守憲度。而無弛廢之患。秋官之屬。用旌其能。傳不云乎。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爾嘗求爲君子矣。惟勉之哉。庶幾刑不濫而民不冤。則汝之職業舉矣。

祕書省校書郎陳師錫可集賢校理工部郎中制

敕具官某。朝廷設文館以養天下之賢俊。觀其成材而用之。是故臺郎之選。往往由此而出。則待之之意。可謂厚矣。以爾多聞博識。守以端莊。發爲辭章。擢在異等。言路之獻告。冊府之紬繹。率有聲聞。推于搢紳。書殿之職。起部之官。考于公僉。肆以命爾。所以待之者固厚矣。則報之安可薄哉。其勉猷爲。以稱褒任。

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制

敕。朝廷之政。歸于臺閣。而黃門給事。總領論駁。蓋樞機周密。防過舉而從至當也。擇人以任。允屬俊良。具官某。操履之修。求合道義。更踐之久。推高搢紳。潤辭爲詔命之光。端議乃政事之益。宜自西掖。遷之瑣闥。茲用所長。固非虛授。夫代言敷訓之體。既有得于文華。則封制還敕之能。必將見于事業。汝惟懋哉。

祕閣校理試祕書少監王古可起居郎制

敕具官某。朝廷之用人。雖以行實才能爲本。其遷進之序。則途轍各異。蓋甄別流品。而慎重名器也。是故祖宗以來。二史之職。或以科舉之高第。或以儒館之久次。或學術推于一時。或更踐由于要地。然後擢而任之。國有舊章。朕不敢易。以爾名臣之後。力學自進。出將使指。入造省闈。祕府之校文。卿寺之副貳。率有顯譽。久而益彰。是用輟從麟閣之遊。處以螭坳之位。夫能直筆以記。傳爲信書。使朕無過舉。而爾得良史之體。則善矣。

祕書丞呂希純可起居舍人制

敕具官某。先王之設官。慎之至矣。大則疑丞輔弼。必得正人。小則攜僕庶府。其惟吉士。蓋左右前後。皆當其位。則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而況立于殿陛。以記言動。則授受之際。可非其人乎。以爾德義之訓。克承厥家。文史之學。自進以道。儒林推其強博。禮官服其辯論。一代之典。既有撰述之勞。右史之華。是爲褒擢之漸。夫端良之士。日侍朕側。則庶乎無過舉。而有常德。責任之意。豈特執筆以記載。益勉猷爲。以副眷待。

起居郎姚勗可中書舍人仍賜紫金魚袋制

敕。二帝三王之制。坦明雅奧。邈乎不可復也。漢之訓辭。號爲深厚。亦足嘉焉。有唐之盛。間得名儒。典司詔誥。如蘇李常楊賈許輩。皆以大手筆相高。一時至於發明人主之意。該切事物之情。形于筆端。感動天下。

則陸贄無以加而封敖亦有得焉。我思古人極慎茲選。考以清議。咨于老成。以爾具官某。性質之美。學問之富。積于中。然後發于外。知所重。故能有所輕。早懷祿仕之情。中有山林之興。起而復用。尤見其實。伏蒲以力諫。執筆而直書。俾代予言。必稱其任。夫辭以體要爲尙。庶幾助風化之純。官以侍從爲稱。不可忘論思之益。敬服朕命。往惟懋哉。

監察御史來之邵可殿中侍御史制

敕具官某。御史以辨邪正。維持法度爲稱職。朝廷以別能否。進退羣吏爲至公。二者相濟。而上下兩得。則天下之事。何患不治。以爾端良之資。無所避就。言而可行。有補于政。稍遷以位。示旌勸也。古之人有歷五院者。前史載以爲美。而後世推以爲賢。汝惟勉哉。以期終譽。

除殿中侍御史制

敕朕嗣位以來。開廣言路。招致端良之士。聽受讜直之規。八年于茲。忠益多矣。慎重其職。敢虛授乎。比者御史員闕。近臣謂爾操履中立。宜任茲選。朕信其言而命焉。其審辨邪正。指陳得失。使朕又信爾言。而濟乎治。豈不美歟。

尙書吏部郎中莊公岳可鴻臚少卿制

敕具官某。朕推至誠以待大臣。安問其小嫌哉。然大臣之事朕。則不敢以不嫌爲說。蓋爲朕守法度而示

天下以至公也。夫爲大臣而守法度示至公。則朝廷之事當無不治矣。遠嫌有請。可不從歟。以爾良于治躬。敏于應務。刺察之寄。屢試四方。銓綜之司。亦惟久次。屬命相之始。以避親爲辭。參考故常。重違誠懇。其易臺郎之任。往從卿寺之游。歆服寵嘉。勉修職業。

皇叔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釗可特授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制

敕具官某。朕於宗室。不敢以恩廢法。凡遷進之序。必付之有司。而後行。所以示至公而防虛授也。以爾居寵能戒。爲善而樂。考其歲月之久。察其行誼之常。當懋以官。用勵于衆。益思祗慎。乃稱寵光。

龍圖閣待制權戶部尙書錢總可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制

敕夫王畿千里。萬衆之所聚。而豪宗大姓。以權利相市。儉民黠吏。以巧詐相高。獄訟繁興。姦宄竊發。政非其人。則四方無所法。治得其術。則朝廷賴以尊。必任老成。庶諧公議。具官某。富通儒之學。而輔以彊敏。明當世之務。而審于辨裁。文陛之游。每竭忠而慮國。地官之職。常重本以厚生。尙賴賢猷。慎司民政。是用因河圖之舊職。進以美名。付天邑之要權。續其往效。若夫施廣漢之鈎距。以屏息攘盜。用延篤之寬仁。以綏安善良。皆汝舊聞。何煩多訓。服我殊命。底于茂庸。

除節度制

敕治兵者天下之至權。故列貔貅之士。以備宿衛。命帥者朝廷之大事。故有斧鉞之賜。以示威靈。眷內外

之所毗。惟忠勳之克稱。爰申渙命。昭諭羣工。具官某。推奇正之學。以臨戎。持果毅之氣。以報國。建靈旗而敵愾。報克捷之勞。提甲士以環宮。畏肅清之令。予欲嚴六師之政。必先申命于勁臣。予欲同四國之藩。莫若正名于方伯。式舉武安之拜。用褻兵要之勳。益以爰田。衍其真賦。允矣寵光之盛。壯哉形勢之彊。於戲。軍如羽林。蓋象天之壁壘。國有祈父。實爲王之爪牙。惟威愛適中。則士心服。惟機權應務。則邦體重。益堅壯節。以副茂庸。

侍從乞郡制

敕。左右侍從之臣。立朝既久。知朕愛養元元之意。願得郡以自試者。蓋有志於民也。宜示寵數。用光其行。具官某。學知大方。行有素守。以譽望之顯。歷高位。以文藻之懿。踐禁垣。方資潤色之才。亦佇論思之益。遽形奏牘。懇請州麾。宜陞延閣之華。往洩丹陽之衆。夫古之循吏。蓋有君子之風。儒者在位。則能美俗。苟以文雅緣飾。使政平訟理。而斯民安其業。得非朝廷之美歟。

西京左藏庫使榮州刺史帶御器械朱伯材可特授文思使依舊榮州刺史帶御器械制

敕。具官某。朕郊見天地。蒙神祇之休。敷爲渙渥。均被四海。愛自親始。恩典尤殊。故外戚之家。有以慶澤陸進者。乃法所當與。非朝廷之私授也。爾于太妃之親。實爲近屬。擢遷使秩。蓋協彝章。其服寵光。益思報效。皇城使帶御器械向綽可遙郡刺史制

敕具官某。朝廷設懋官之法。以待羣吏之進。重輕高下。曲折必當。有至公而無虛授。所以嚴沮勸也。以爾忠勳之家。早易武弁。更練庶事。恪勤累年。洎職于禁城。滿歲則有賞。執兵于殿陛。解秩則當遷。酬此勞能之殊。擢以刺察之重。益圖報效。無忝寵光。

得功人蕃官六宅使李宗誠制

敕具官某。古者軍賞不踰時。故傳有舍爵策勳之禮。蓋以褒寵戰功。感勵士氣。于事不可緩也。爾爲朕捍邊。能奮勇力。鋒鏑之下。執俘以獻。遷官一等。庸報厥功。往服恩休。益圖忠效。

淨德集卷九

內外制

資政殿大學士太子少傅致仕韓維可太子少師致仕制

敕左右輔弼之臣。謝事而歸久矣。間者以相祀起之。則以老不至。朕懷思儀刑而未嘗忘也。今其世嗣。乃援郊霈之令。有請于朝。而欲加命焉。亦可以致予貴老之意。而成汝報親之心矣。具官某父某。重德偉望。著在累朝。忠言嘉謀。有補大政。知止去位。積年于茲。退靜之風。聳聞中外。宜乘禋享之祐。進陟宮師之聯。惟爾克承顯家。繼有高爵。至于休居之後。復享封敍之榮。里閭增光。搢紳所仰。在君臣之分。尤見始終。于父子之間。可明義訓。其膺寵渙。以介壽康。

虎翼左第二軍第一指揮軍都指揮使成州刺史賈真可右領軍衛將軍致仕制

敕具官某。少壯而責以力。老疾則休其身。始終之際。恩禮存焉。爾奮自行伍。遷至戎校。軍中之事。固嘗任責。今其老矣。以疾求去。國有常典。朕不汝遺。其陞雜衛之職。以爲退居之寵。

權泉州惠安縣尉王侁父景年可右承務郎致仕制

敕具官某。朕旣郊而赦。雖一命之吏。其親高年。則許以名聞而褒寵之。亦先王貴老之義歟。爾生于盛時。享有上壽。祿食之養。已遂佚安。官封之榮。宜示旌勸。非特慰爾子孫之情。抑可以助風化于天下也。

新授蘇州司戶參軍王浩父允恭可假承務郎致仕制

敕具官某。父某。年之貴于天下久矣。三王四代。未嘗遺也。況孝治之世。而敢薄其禮乎。郊赦之令。所以推封敍之恩。及于一命之吏。得以褒其親之耄者。意本于此。惟爾克稱。宜服寵休。

皇叔故右武衛大將軍榮州團練使仲雪可贈徐州觀察使追封彭城侯制

敕。朝廷之于族屬。始終之際。恩禮可謂至矣。生則高爵重祿以處之。以示敦睦之教。沒則隆名異數以贈之。以致哀榮之情。國有舊章。朕不敢廢。以爾具官某。少蒙祖宗之澤。長親師傅之賢。禮敬以自文。富貴而能守。降年不永。朕甚傷之。命以廉車。進之侯爵。茲爲五等之貴。以慰重泉之思。幽窆有知。尙歆寵賚。

皇族郊恩封贈制

敕。祖宗之于族屬。始終之際。恩禮亦至矣。生則高爵厚祿以處之。以示敦睦之教。沒則隆名異數以贈之。以致哀榮之情。國有舊章。朕不敢廢。具官某。愼靜而保富貴。修飾而蹈禮義。宗族仰其訓範。子孫蒙其寵休。五福考終。旣全洪範之錫。九命作伯。宜享上公之封。服我恩光。以賁窆窆。

三司使父某加贈制

敕朕嚴郊廟之享。格神祇之休。推朝廷報本之心。慰人子顯親之志。褒榮有典。存沒率同。具官某故父某。學爲醇儒。仕至高爵。經術自信。士林所宗。昔在仁祖之朝。嘗預邇英之選。淪謝雖久。風徽若存。位次三公。已膺卹典。階崇一品。載錫寵章。冥漠有知。尙歆光賁。

龍圖閣直學士中散大夫陳安石故父任尙書刑部郎中直昭文館贈司徒貫可贈太尉制

敕朕答天地之休。嚴郊丘之享。順受景福。敷爲渙恩。推布德行惠之心。達于遐邇。隆顯親追遠之制。不問幽明。況處從官之崇。宜褒先闋之懿。具官某故父某。履有吉德。富于多文。被遇祖宗之朝。更直圖書之府。詩禮之訓。見于義方。閑閔之高。彰厥善報。宜追榮于公爵。以昭賁于家祠。冥漠有知。尙能歆服。

陳安石故母蔡國太夫人李氏可贈魏國太夫人制

敕古之人其母賢。則其子有立于時。其令名懿德。可見于後世。此報親之恩。所以加于存沒。而廣孝之教。成于天下也。具官某故母某氏。生有淑行。宜于顯家。萬鍾之養。雖不及于承顏。大國之封。亦足彰其流慶。庶幾幽窆。享此寵章。

陳安石故妻太原郡君王氏可贈京兆郡君制

敕三年而郊。受釐于神祇。嘉與海內共焉。是以行慶施惠。及于庶工。又從而廣之。以及于伉儷之親。不問存沒。咸有褒贊。幽明之際。可無憾矣。具官某故妻某氏。率履婦德。作配良士。雍睦之教。嘗推美于令門。湯

沐之封。宜追榮于大郡。詔于幽寢。尙或歆承。

陳安石妻安康郡君王氏可封普安郡君制

敕。旣郊而赦。均神明之休。及于天下。凡造朝之士。皆得褻其室家。而況侍從之貴乎。具官某妻某氏。柔順慈愛。能循法度。作配君子。時惟邇臣。迹其內助之功。榮以進封之澤。祇服寵命。以勸閨門。

右通直郎掌世康弟左朝請郎世衡故父任尙書工部侍郎致仕贈開府儀同三司禹錫可贈司徒制

敕。朕荷二儀之休。虔三歲之報。丕承靈貺。渙發湛恩。旣均受嘏之祥。及于列位。又錫漏泉之澤。褒乃先猷。具官某故父某。以博識多聞。見推學者。以純德懿行。仕至邇臣。雖淪謝歷年。而風徽如在。宜進地卿之貴。庶爲家廟之光。幽窆有知。其歆服命。

右朝散郎馬玘弟左朝奉郎昭故父通議大夫充天章閣待制贈特進仲甫可贈司空制

敕。荷二儀之休。講三歲之祀。著誠以致其報。受祉而不敢私。推布德行惠之心。溥周萬宇。廣奉先追遠之教。咸暨九泉。而況侍從之賢。嘗仕祖宗之世。風徽未遠。褒卹敢忘。具官某故父某。才猷博通。事業著見。夙有邇臣之望。久登延閣之華。雖淪謝歷年。而聲光如在。宜進冬官之秩。式旌賢範之良。泉壤雖幽。尙期歆服。

馬珩等故前母齊安郡太夫人鍾離氏可贈榮國太夫人制

敕具官某故前母鍾離氏。榮則受福。期中外之率同。孝以顯親。故幽明之不間。申子襄恤之命。慰爾劬勞之思。以爾來歸。令門率履柔德。治家以禮。協齊明之大端。有子立朝。表善慶之顯效。其選上郡之號。遂正大邦之封。幽窆有知。尙歆寵賚。

馬珩等故母樂平郡太夫人楊氏可贈崇國太夫人制

敕具官某故母楊氏。推天澤以及下。朝廷之至仁。極孝思以顯親。人子之能事宜。舉追榮之典。以報願復之恩。以爾系自令門。嬪于吉士。志專以靜。著爲闔德之良。德積而深。衍乃世嗣之慶。告于家廟。進以國封。尙期光靈。服此旌賚。

馬珩等故繼母安康郡太夫人楊氏可贈康國太夫人制

敕具官某故繼母楊氏。生則養之以禮。沒則顯之以恩。人子欲報其親。朝廷推而爲教。此郊祀慶成。所以講褒贈之典也。以爾勤勞雍睦。率履婦道。柔順慈愛。克全母德。會乘禋享之祐。宜錫追榮之休。進以大封。自郡而國。幽靈不昧。尙或歆承。

右朝散郎行司農寺主簿韓祗祖弟左朝散郎行都水監主簿祗德故父任正議大夫致仕贈右光祿大夫璿可贈右銀青光祿大夫制

敕。朕蒼上帝之貺。嚴園丘之禋。順受繁禧。敷爲大號。推布德行惠之意。達于邇遐。隆顯親追遠之恩。不間幽顯。況惟侍從之貴。嘗仕祖宗之朝。當厚褒崇。以旌懿美。具官某故父某。志尚敦篤。才猷敏彊。雅有循吏之風。久踐邇臣之列。詩禮之訓。見于義方。閑閔之高。彰厥善報。宜加章綬之秩。以慰烝嘗之思。期爾光靈。歆茲寵賚。

右朝奉郎楊良顯故父任翰林侍講學士兼給事中贈右銀青光祿大夫安國可贈左銀青光祿大夫制

敕。朕禋奉上穹。祀嚴清廟。著誠以致其報。受祉而不敢私。推布德行惠之心。溥周萬宇。廣奉先追遠之教。咸暨九泉。而況侍從之臣。嘗仕祖宗之世。永惟懿美。當厚追榮。具官某故父某。學能通經。行不違道。以儒術自奮。爲士林所推。親逢仁廟之好文。嘗預邇英之勸講。閱世未久。遺風可懷。宜敷錫于靈休。遂進陞于貴秩。非持徇乃子之請。可報義方。抑亦示我朝之仁。不忘舊德。詔于幽寢。其尙歆承。

楊良顯故嫡母中山縣君王氏可贈秦甯郡太夫人制

敕。朕奉三歲之郊。膺百順之貺。慶及中外。所以均受嘏之休。澤該幽明。所以廣顯親之教。況于鞠育之報。必厚追崇之恩。具官某故嫡母某氏。生鍾慈柔。躬履法度。婦德之懿。施于顯家。慶源之長。衍至後裔。其新湯邑之賜。式正郡封之名。魂而有知。服我休命。

楊良顯故繼母太原郡太君王氏可贈太原郡太夫人制

敕。推天澤以及物。朝廷之至仁。極孝思以顯親。人子之能事。適乘禋享之祐。率有追榮之光。宜爾寵章。隆于慈訓。具官某故繼母某氏。生蘊令德。來嬪顯家。均愛子之慈心。勤教忠之懿範。慶流于後。恩報厥躬。特因大郡之封。遂正小君之號。尙期幽壤。歆此殊休。

右通直郎楊元永故父任給事中充天章閣待制佐可贈右正議大夫制

敕。朕荷二儀之眷。虔三歲之郊。仰承靈休。渙發大號。既均受嘏之福。及爾庶工。又錫漏泉之恩。旌其先閥。具官某故父某。志慮彊立。才猷博通。昔在仁祖之朝。嘗登從臣之列。屢試以事。所至見稱。雖淪謝歷年。而風徽如在。會精禋之終禮。宜贈典之爲光。進以祿階。式褒賢業。庶幾泉壤。尙服寵休。

楊元永故母高陽郡君張氏可贈譙郡太君制

敕。祭則受福。期中外之率同。孝以顯親。故幽明之不間。申予褒卹之命。慰爾劬勞之思。具官某故母某氏。來歸令門。常履柔德。治家以禮。念風徽之若存。有子立朝。知善慶之獲報。宜隆贈典。進易郡封。幽宓有知。尙歆寵賁。

左通直郎邵聞禮弟右通直郎敦詩弟右奉議郎約史故父任龍圖閣學士尙書右司郎中贈通議大夫必可贈左正議大夫制

敕始皇祐至治之際。名臣接武。儒館詞禁。光輝一時。世變風移。朕常念之不已。今其嗣子。有以厥考之懿。請命于朝。欲從郊社。而褒顯之。況有故常。安可忘也。具官某故父某。以學術自奮。爲士林所宗。被遇祖宗之朝。推高侍從之列。淪謝雖久。聲猷若存。宜均神貺之休。增踐祿階之貴。非特慰後嗣之追遠。光于而家。抑亦見本朝之多賢。盛哉往日。詔于幽夢。欽此寵章。

邵聞禮等故母通義郡太君蔣氏贈永寧郡太君制

敕具官某故母某氏。生則養之以禮。沒則顯之以恩。人子欲報其親。朝廷推而成教。此郊祀慶成。所以講褒贈之典也。以爾生名臣之家。爲吉士之配。母道之懿。著于德門。慶源之深。衍至世嗣。其新湯邑之賜。進易郡封之名。泉壤雖幽。尙欽寵賁。

邵聞禮等故繼母和義郡太君蔡氏可贈遂寧郡太君制

敕具官某故繼母某氏。均帝社以及下。朝廷之至仁。極孝思以顯親。人子之能事。宜舉褒榮之典。以報顧復之恩。以爾生鍾愛慈。躬履法度。齊家以禮。仰風徽之若存。有子立朝。知善慶之獲助。告于家廟。易以郡封。幽壤有知。其欽寵賁。

左朝散大夫充集賢院學士李周故父贈通議大夫齊可贈右正議大夫制

敕朕答天地之貺。嚴郊丘之禋。順受蕃禧。敷宣渙號。推布德行惠之意。邇遐率均。隆顯親追遠之恩。幽明

咸暨。況處從官之列。宜褒先閥之賢。具官某故父某。潛德在躬。治家有範。詩禮之訓。見于義方。閉閤之高。彰厥善報。乃有良子。進爲邇臣。特頒贈典之優。昭示祿階之貴。告于家廟。歆此寵章。

李周故前母仙遊縣太君周氏可贈安定郡太君制

敕。古之人其母賢。則子有立于時。其令名懿德。可見于後世。此顯親之恩。所以加于存沒。而廣孝之教。成于天下也。具官某故前母某氏。婦道惟恪。母儀可宗。旨甘之養。雖不及于承顏。侍從之榮。亦足彰其流慶。會郊祠之均福。宜郡望之進封。泉壤有知。其歆寵賁。

李周故親母仙源縣太君黨氏可贈馮翊郡太君制

敕。報本莫重于郊。故祭有順助之福。顯親無大于孝。故沒有追榮之恩。肆均錫于靈休。庶推褒于慈範。具官某故親母某氏。婦德柔懿。母儀恭莊。以禮事夫。既睦于閨門之內。以善教子。遂至于侍從之途。其陞湯沐之封。以爲泉壤之賁。

李周故繼母仙居縣太君姚氏可贈襄陽郡太君制

敕。神錫以福。惟四海之與同。母主于慈。雖九泉而必報。予方致祀以均慶。爾可承休而顯親。具官某故繼母某氏。來嬪德門。率履婦道。乃有良子。進爲近臣。推積累之源流。不忘闡則。正追榮之名分。式慰孝思。魂兮有歆。知此休命。

李周故繼母壽安縣太君劉氏可贈彭城郡太君制

敕嚴吉土之禮。所以同天下之福。霈漏泉之澤。所以慰人子之心。懿範可懷。寵章惟渥。具官某故繼母某氏。履德柔靜。宜家顯榮。教誨見于母儀。光輝鍾于世嗣。雖慈闈之養。每深切于孝思。而佳郡之封。尙歆承于恩制。

李周故妻黨氏可贈真寧縣君故妻詹氏可贈永寧縣君故妻郭氏可贈真定縣君制

敕三年而郊。受釐于神祇。嘉與海內共焉。是以布慶施惠。及于庶工。又從而廣之。以及其父母伉儷之親。不間存沒。率有褒賁。幽明之際。可無憾矣。仁至義盡。乃見于斯。況侍從之賢。早得室家之助。淪謝茲久。其可忘之。具官某故妻某氏等。恭儉慈愛。能守法度。作配君子。爲時邇臣。迹其內助之功。榮以進封之澤。庶幾冥漠。享此追崇。

皇叔祖感德軍節度使宗景故母襄陽郡太君張氏可特贈秦寧郡太夫人制

敕人子之報其親。蓋無窮已也。生則事之以禮。沒則顯之以恩。朝廷推本其情。而爲之節文。故郊祀大需。褒榮有典。幽明共之。仁至義盡。見于斯矣。況惟屬籍之長。永懷慈教之恩。爰舉舊章。式旌往懿。具官某故母某氏。婦德惟順。母儀可尊。篤生世嗣之賢。久處宗藩之重。雖萬鍾之養。莫能伸敬于晨昏。而一郡之封。尙可致隆于名號。庶幾冥識。歆此殊休。

宮正王氏可贈郡夫人制

敕某氏。六宮之職。在朕左右。生有懿淑之行。沒有哀榮之恩。眷言始終。不可忘也。以爾名族之英。掖廷之舊。動循女則。善輔陰教。彤管有煒。猶若風徽之存。象服是宜。式隆褒賚之典。詔于冥漠。歆此寵光。

左朝散郎充龍圖閣待制王震故母金華縣太君張氏可贈汝南郡太夫人制

敕古之人。其母賢。則其子有立于時。其令名懿德。因而見于後世。此顯親之恩。所以罔于存沒。而廣孝之教。成于天下也。具官某故母某氏。柔順慈愛。孀于甲族。治家以禮。著爲閨門之法。教子以善。至于侍從之途。遺懿如存。榮養莫及。會均嚴享之祐。用遷大郡之封。幽窆有知。尙歆寵命。

皇叔右武衛大將軍德州刺史叔聃等所生母朱氏可贈崇仁縣太君制

敕具官某故所生母朱氏。既郊而赦。均神祇之休。周于天下。凡造朝之士。皆得褻榮其親。漏泉之澤。下及幽壤。況屬籍之近。欲報劬勞之恩。卹典有常。不可後也。以爾柔嘉之德。著在閨闈。篤生良子。貴處宗藩。高堂之養。雖不及于承顏。湯邑之封。尙可明于追遠。光靈不泯。庶幾歆承。

右班殿直王志母安氏可封長安縣太君制

敕具官某母某氏。仕而通籍于朝。則父母有封綬之別。乃故事爾。舍是則惟高年之爲貴。蓋本先王貴老之義。推而行之。所以廣孝愛而厚風俗也。郊赦所載。爾克稱之。宜新湯邑之封。以旌眉壽之福。

三班借職盧拱母汲氏可封永安縣太君制

敕具官某母某氏。父母已老而子未立朝。則封敍之恩不可得。此人情之所不足也。苟能推本其情。而與其不可得者。則所不足遂有餘矣。亦先王忠厚之政乎。朕既禮而赦。凡一命之吏。其親及耄。則許以名聞。而旌寵之。蓋本情貴老之義。可以廣孝愛而勸風俗也。惟爾克稱其服恩光。

左班殿直葛世良母郭氏可封長安縣太君制

敕具官某母某氏。仕而通籍于朝。則父母有封敍之別。乃故事也。舍是則惟高年之爲貴。故雖一命之吏。其親耄矣。而褒寵亦及焉。此三代上齒之義。推而行之。可以厚風化而勸孝悌也。郊赦所載。爾實稱之。宜疏湯沐之恩。以榮子孫之養。

宣義郎致仕孫向母張氏可封長壽縣太君制

敕具官某母某氏。朕既郊而赦。推本先王貴老之義。凡一命之吏。其親耄矣。則以名聞。而旌寵之。所以勸天下之孝而厚風俗也。惟爾高年。克稱褒顯。其新湯沐之封。以榮子孫之養。

左班殿直袁務成母趙氏可特封長壽縣太君制

敕具官某母某氏。朕若稽先王之治道。務以孝敬爲先。凡人子之欲尊崇父母者。皆徇從其情而與之。是故既郊而赦。雖非造廷之士。而其親耄矣。亦有以旌寵焉。庶幾風勸吾俗。而躋之禮義歟。惟爾高年。乃朕

所貴其新湯沐之賜以榮子孫之養

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妻燕國夫人王氏可封魏國夫人制

敕大臣之體國外則以忠良之業成其名賢婦之正家內則以柔靜之志爲之助予方任弼諧之舊以濟乎治爾則有輔佐之力同享其安爰霑寵章式旌懿範具官某妻某氏生于卿相之族而動循女則歸于忠賢之家而率履婦道其退而處約則有勤瘁相成之心其進而居顯則有恭儉自警之德具此茂美是宜褒嘉顧予全魏之名邦乃爾先臣之舊里遂頒明命持啓大封豈止爲室家之榮光輝于中饋抑亦見君臣之分眷厚于老成

皇叔興州防禦使仲僕妻崇仁縣君張氏可封長樂郡君制

敕朕肇禋于郊蒙神祇之休嘉與海內共焉故推而廣之及于羣臣凡我造庭之士皆得以褒榮其伉儷而況宗屬之貴乎以爾柔嘉之德能履法度雍睦之教著在閨門宜選上郡之封俾正小君之號服此殊命光于而家

皇兄右千牛衛將軍士盍等妻高氏等可封永康縣君等制

敕朝廷之于宗屬異之以禮而隆之以恩異之不爲過制隆之不爲私親蓋所以廣睦族之教也是以朕之誕辰得推慶惠以褒寵其室家爾等少循女則辰率婦道靜專以處莊順不懈其新湯沐之賜式示宮

闔之光。

皇叔右千牛衛將軍仲微新婦陳氏可封壽安縣君制

敕具官某妻某氏。圓丘之祀。禮成而福隆。鈞而錫之中外。凡造朝之士。皆得以褒榮其室家。而況屬籍之親乎。以爾令淑之行。嬪于宗藩。輔佐有常。既茂閨門之則。寵光以勸。宜新脂澤之封。敬服恩章。益循婦道。

淨德集卷十

書

應制舉上諸公書

陶聞之。聖人之所謂道者。以簡易爲宗。以該天下之理。以仁義爲用。以成天下之務。非幽遠而難明。闕疎而難施。汗漫而不可考信。自微言既息。章句之學。隨流而興。百家異驚。衆說殊騁。各習其師。忘失統要。故爲易者不窮天地之本始。變化之至神。以推迹於人事。而務言上下無二經之異。繫辭非仲尼之作。爲詩者不究風俗之代。變王道之初終。以參驗於治體。而好議商魯二頌之不同。毛鄭兩解之小異。爲春秋者不考賞刑之大原。權制善否。一歸皇極。而爭辨日月之爲例。五始七等之成文。爲書者不取君臣上下都俞告戒之義。號令施設之體要。而競論武成之不可盡信。秦費二誓之不當作。有釋數字之文。至數十萬言。而是非無所處正。求以援世率民。又天下國家之大略。蓋闕如也。昔者堯舜之盛。崇冠百王。而書稱其德。乃曰順考古道而行。傳說戒于商宗。則亦曰師古以克永世。孟軻皇皇戰國。開說諸侯。然非二帝三王仁義之語。未嘗輒道。據此而論。則君臣之際。舍斯文要道。安所稽法。以全適治之具哉。是以二漢碩儒。若

董仲舒、兒寬、公孫弘、夏侯勝、雋不疑、伏湛、侯霸、魯恭、鄭興、桓榮之徒，皆以經術博彊，果於適用，其輔導世主，推明治統，建大議，施遠業，率有考據，不悖於三綱五常之分義。若持權衡，按繩墨，以審萬物之輕重，曲直而毫忽，莫敢欺也。永惟聖人立教，貽訓之心，則既如彼。君臣之際，師經式道，則又宜如此。而學不執六經之用，以酬世務之變，乃放肆紛紜，樂爲衍說，而滋破碎之害，深足惜焉。抑又聞哲人志士之所存，不以難俗爲高，求全於世而已。蓋仁以爲任，遠而逾勵，大則欲恢隆先務，以躋至治之極，小則欲舉偏補弊，以便安於一時故也。然三代之盛時，皆出於聖人經營創業之法，足以維持百世，是故井地以授民，什一以定賦，而天下之食足，九賦以待用，九式以均節，而天下之財豐，制鄉遂以爲六師，農隙則教戰，而天下之兵強，自家黨以上，至於國都，皆立學以訓導，而天下之士得其素養，六卿率屬，輔倡王治，中外之務必舉，而天下之官無倖位，凡所以用於政教者，皆可循而守之，其賢智才能之人，惟在辦事，而不復有加損廢置之作。迨夫兩漢之興，皆乘喪亂之極，三代之宏規大範，蓋無存者，其君臣之計議，多出於一時之苟簡，而百度未具，不足爲後世之襲用，及其弊生變起，則賢人君子，裁量揆鉞，而爲之策，是以七國交峙，而外有尾大之釁，反者將起，則晁錯獻削地之說，以弱諸侯，而彊王室，百姓背本而趨末者衆，淫侈之俗日長，而財用大匱，則賈誼陳務農之計，欲驅游手而歸之南畝，以廣蓄積，兼并之路不塞，而富室擁資巨萬，貧弱愈困，則仲舒貢限田之議，以檢過制，而補不足，牧人之吏，屢見罷易，而生民不能綏靜，則朱浮申苛察

之戒。欲久其職。俾人服從上教。選舉失實。賢不肖混亂。而無以協宣風教。則左雄抗限年之請。以考練名實。要之得人而任。刑煩禁密。世主以峻政爲威。而元元陷於慘暴。則陳寵上蠲法之疏。願除其盜於甫刑者。以應經中禮。而濟羣生。凡爲是者。大槩綴緝缺漏。枝柱傾邪。隨形裁割。期措斯民於康靖之域而已也。抑又聞聖人之政。皆切致治。而不能無弊。學者之言。務好成文。而未必可以適用。以不足適用之言。陳不能無弊之政。則華采浮勝。而事非根切。豈所謂有補於世哉。昔漢文以恭儉治天下。號爲隆平。朝廷無大過。邊鄙無大憂。天道地化無大變異。生民無大失職。然而獻書者以爲可痛哭。可流涕。可長太息。背理傷道。難徧以疏舉。豈當時之勢誠爾耶。蓋亦激於忠憤。力爲切直可畏之語。冀以感悟人主之意故也。陶嘗讀六經。探索要歸。舍章句之習。而務以簡要明切。爲之本統。又嘗歷覽舊史。竊迹近事。考究古今得失。盛衰治亂安危之變。而僅有得者。乃言而筆之。不溺於侈辭夸說。以求工於文。而庶幾萬一有以資治理之用。治平中。知者謂其可塞天子直言之詔。采而聞諸朝。驗於今日。則時異事變。而疇昔之論多無取矣。然猶勉効區區。欲求合於科舉之式度者。蓋知其指歸也。恭惟閣下德業文章之懿。充積於中。輝光於外。以二帝三王之道。獻告吾君。講修國具。以幸萬世。博收天下之材。而權乎器任。俾盡其用。安以一介爲微。而不見錄於左右哉。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言君子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而詠歌之矣。又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古之賢者謀及匹夫。而取其善也。夫二雅之奧訓。皆明哲之所履蹈。以完其事業。陶固不足

被長育之賜。亦庶乎先民之詢者矣。惟閣下一與之進。幸甚幸甚。

又應制舉上諸公書

陶嘗讀舊史。以窮治亂之變。而察夫仁人志士之所存。蓋亦見其略矣。昔漢文以恭儉治天下。號爲安平。朝廷無大過。邊鄙無大憂。天道地化無大災變。生民無大失職。然而賈誼獻書。以爲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三。背理傷道者難徧以疏舉。豈當時天下之勢。誠若是哉。蓋誼之心發於忠憤。務爲切直可畏之語。欲以感悟人主之意故也。旣而文帝亦深聽納。養臣下有節。封諸王有制。至于唐文宗承長慶昏惰之政。百度弛廢。威令困弱。國體不完。然有意於太平之事。一日燕見。詢于輔臣牛僧孺。以爲太平無象。且曰。今四夷不交侵。百姓不流散。上無淫虐。下無怨讟。私室無彊家。公議無壅滯。雖未至理。亦是小康。豈當時天下之勢。誠若是哉。蓋僧孺之心。不能勉於有爲。徒伺上意爲順悅之言。取容而已。故也。旣而王室之政。委墜不振。深足惜焉。今夫人之疾恙。雖感於外。而未爲腹心之疴。扁鵲倉公。望而督之以亟治者。其人必有恐懼修慎之思。而庶以就愈也。及其有腹心之疴。而庸醫告之曰。無傷者。是速其死之說也。治安之時。政亦有弊。如疾之感於外也。謂其未至於沈疴。而不爲是驚世動俗之論。以開其視聽。使之恐懼修慎。以就愈。及其勢幾於亡。而猶告曰。無傷者。非扁鵲倉公之用心。乃庸醫之爲術也。以漢唐之迹。推二子之言。則是非炳然矣。君臣之際。治亂安危之理。烏可以苟於言乎。國家設科。以延天下

方正者欲聽其言也不獨欲聽其言而欲用其道也士之存志而求以塞詔者非奪以祿利而爲美仕之階也天災地異有譴告人道物理有危微紀綱有廢缺風化有流弊德澤不養而傷忠厚之政體要不辨而敗盈成之功皆世之大患而不可顧望隱避也陶惓惓於此久矣材下慮淺信道未篤固不足以承天心而謀王治也惟明公亮其言之不苟而亦與之進則亦庶幾治朝詢于芻蕘而君子樂育人材之道歟

上吳殿院書

某始相別之明年聞召自長沙作御史私心喜甚謂朝廷擢真忠之士求補厲庶政可爲天下賀第未嘗走一書通左右敍所以然不數月又聞糺宰相過惡論列切正謫守池陽薦紳大夫皆惜其不當去今年春上念言職之難知公議不可廢復召以用而朝廷之責乃塞夫閣下豎立何似而取重當世如是凜凜乎然則了天下之事不足爲大也功名不足爲有無也惟忠臣義士感慨抗激發露所蓄以康國愛君爲先務始終無愧而後已也陶聞之古者采言之道博自三公四輔朝夕納誨卿大夫獻規士抗議下至百工之賤皆執藝事以諫故一有闕失衆得以論從而悟之今夫羣臣享祿居位雖有志於民而不職于言者儻語及朝廷臧否則譏以爲僭且妄笑以爲近名徼寵況其取信耶獨諫官御史得奮然不顧避以指摘規正爲己任然竊觀天下之事固有違於大公大正者隱於大利大害者幸而諫官御史言則救之不幸而不言則救之之道無因而至乃生民休戚之所歸國家治亂之所繫也方今之勢宗廟社稷計之最

重者猶未聞焉。永惟根本之說。可爲寒心。陶疎遠鄙賤。闇於體要。得非迹涉機會。必遠思熟慮而後發耶。抑君臣之際。置而未議耶。將廟堂之上。權制素定。不得而知耶。愚誠惓惓。有望於閣下。

上趙雜端書

某竊審朝廷慎言責之職。艱乎其人。乃召還執事。任以雜端。當其詔書甫下。士大夫相與爲賀。以爲朝廷昌明。輔相協力。樂得忠義之士。共維綱紀。以貽無窮。是故執事兩出而再還。至今之來也。其望益隆。其任益重。其始終進退之際。益爲難。惟執事天稟堅正。信道篤厚。勇直之氣。未嘗暴露於形色。險夷之塗。不能少遷其趣向。敦大節以崇樹國體。吐確論以該切世務。發諸事業。而輝光炳然。已可見矣。必能處之以無愧。施之以有爲。足以歸天下之望。而副朝廷之任也。始終進退之際。孰患其難乎。方今國慮宏遠。治具恢張。求爲根本之策。不苟朝夕之計。姦誑之迹。不涉於廟堂。朋比之嫌。不聞於百辟。澤民之實惠。雖未浹於四海。而時有滲漉。制邊之大略。雖未通於百世。而日謹禦備。循而守之。究其所不至。而講修之。亦庶乎治平之漸也。上仁聖慈恕。言路不壅。議臣獻替。輒加聽納。然而邪險之人。任非其責。徒能覘見利機。忘失分義。以爲危言一出。則主意駭動。美名貴仕。階此而得。於是假忠讜之迹。伸悖慢之志。多作詭辯。以訐發隱諱。巧爲懷辭。以詆斥慰言。片語上聞。事白中外。邸司傳報。流及夷夏。淺夫狂士。得藉其口。使朝廷受有過之名。而已享直譽。比歲廣西之疏。泗州之議。舉類此也。仲尼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又曰。惡

居下流而訕上與訐以爲直者蓋君子能處己而後能謀人內顧宜何如爾夫鼎鑊在前而氣不懼九命及門而容不喜惟社稷生民之安爲務豈斯人之徒而能乎要其歸覬幸於世而已古人之入告于內過則稱己斯謀斯猷乃曰惟后之德日爲君言而四方不知其言不爲己功而天下賴其功全臣子之大分畢賢者之遠業弼君致主之道不當如是耶是皆執事詳聞而熟計之矣陶奚足喋喋其間哉士固伸於知己微執事豈嘗語及惟裁恕之幸甚

與唐士憲書

前年冬執事以寧親來晉獲承下風雖不數相見第論議每依於道德旣而執事入御史府挺然在廷勳多獻納會執法非其人中外失於瞻倚乃謂朝家綱維繫屬至重防微杜漸非正臣端士不可居封上未報俄以親嫌補外此其出處進退之際凜凜有大節可謂能世其家矣天下識者於是聞風增氣而勤乎高山之仰也陶今年秋罷官還臺見仲氏君益始知執事向者不鄙不肖援以自代竊慚材分之疎拙固不足服承厚愛然而義理之所激志向之所同安能無說以拜賜耶夫詩之君子至誠樂與賢共易之拔茅連茹以其彙征虞書之九官相讓儒行之爵位相先自代之迹皆原於此矣仁人志士所以循從古訓而推進其類者不獨好賢與盡朋友之分而已蓋以德業相期而欲著之行事與功名相始終也昔者姚崇以宋璟自代而應變守文各盡其才以成天下之務則開元稱治裴度以崔從自代而立朝正色不避

權倖臺閣之事付內者。抗請以歸有司。則清議謂之得人。陶雖愚闇少立。而能厚於處己。居常遠覽載籍。深慮世變。至于良史之大方。直士之危論。則意氣感慨。篤好而力善之。夫處己甚厚。而報人以薄。非陶之心也。執事亮焉。景陵風物清幽。道味必樂。奉見何時。千萬輔重。

別范子功書

自車從還家。累煩臨貺。乍更軫翼。欽嚮不勝。死亡無日。未能展候。以別。惶懼之至。公之此行。朝廷眷倚甚厚。士林仰望甚深。所履者正。所陳者厚。乃公素志。雖禍福窮通之際。未嘗須臾忘也。陶竊謂世之紛紛。欲盡言則不勝言。言而用不用。則又未可必。事有重輕。理有先後。時有幸不幸。勢有難易。期於見聽。則不計乎激與不激。要之有成。則不問其速與緩。王陵雖面折廷諍。及其計安劉氏。則不如陳平。魏文貞忠直剛方。唐室之鑑。然亦願爲良臣。薛廣德從橋安危之論。近情不夸。人所悅聞。陽道州在朝日久。或譏其默。泊延齡不相。訖有力焉。仲尼惡訕。上。孟子罪淺夫。良有謂哉。敢以此少致鄙意。自餘更祈厚愛。

與十弟書

久別思念之深。欲一相見。終不得。人來承書。且知自祖黨而下。洎孀母各各安休。欣慰欣慰。兄之始謀。發於不忍。輒欲以一外郡之虛名。救益利兩路數萬家之實患。果是耶。彼可以免凍餒。果非耶。此甘於罪廢。得失止是。斷之在前。旣而果如所料。安有榮辱進退之念哉。仰於天。俯於人。中於心。皆無愧。持此三不愧。

以待小人則我固無損矣。歲稔物賤不覺食貧。著作甚安。房下無恙。人事數日後必得暇。看書餘不足道。重陽後相見未間保重。

淨德集卷十一

申狀

申府帥并二司狀

右某自今年四月三日後來。累據九隴縣茶戶等各陳文狀申說。被官場減價買茶。卻將餘上價錢。令客人充息請買。及不分早嫩麤細色額。只作一般取買。委有侵損。乞指揮貴獲存濟。某尋帖棚口作場。令依市價收買。兩平稱來。如敢准前。以好爲惡。將貴作賤。及不分等第。高稱斤兩。牙子專攔。必定根勘斷決。監官亦按劾申奏。如此行下。非不丁寧。緣議者立法。要出息三分。旋買旋賣。逐場若盡價收買之後。將來客旅計算不成。不願興販。必致積壓損壞。監官例遭責罰。干連人盡著賠填。以此須至順承茶場司風旨。減價收買。所貴客人願來興販。變轉得行。【原註】假如茶一百斤。每斤一百文。若便作一十貫買。則恐客人不肯用一十三貫文請買。以此減下圍戶價錢。只作七貫收買。所貴有客人作十貫請買。或是圍戶自納三分息錢。請引出外。【原註】圍戶茶貨須得中賣與官。若將往別處變賣。便成犯禁。無引不行。被此抑逼。須至自納息錢三分。請引出外。情弊如此。上下通知。茶場司臣僚。恐出息不多。難沾賞典。空行文牒。督迫州縣。其實則任令減價收買。逐場監官。畏懼茶場司威勢。恐遭責罰。干繫人則深憂將來損壞賠填。一向刻剝圍戶。低估價直收買。每

斤除牙稅頭子錢及交子陌外。只及半價。州郡之吏。熟視疾苦。無力以救。行之日久。爲害轉深。茶戶嗟怨。屢有詞說。及至本月十九日。爲本場支錢併盡。有園戶三百家以來。約及三千人。止約不住。各自將茶直上監官廳堆垛。團圍祕丞尹固主簿薛翼。語言不遜。須要稱茶。逐官各回廨宇。衆人遂便搗破薛翼袍袖。并致打隨行手力等。其牙子一十二人。並各迴避。陶尋出榜。且令園戶任便四散。暫將茶貨往蒲村木頭。導江等處官場中賣。并行諸縣。曉諭保正等。不得妄有在路阻節。及差九隴主簿勾龍驥。前往曉諭園戶。同共買賣。兼差本縣令薛高三日。或五日。一次前去照管。陶當時即不敢張皇申覆。亦不敢緊行根究。致打手力之人。蓋緣愚民聚衆。忿怒爭鬧。情雖難恕。而虧損茶價。其曲在己。從而賣法。愈更厚顏。以此一面出榜。嚴行約束。及根究。次陶再詳山戶茶貨。若外面私賣一兩。便成犯法。將至官場。例被減價。費用不足。大抵小人之情。至於窮蹙。則何所不爲。深恐此事。非西南之利。伏望某官。更賜體訪。減價事理。喧鬧因依。如陶所言不妄。即乞特爲敷奏。乞改茶法。以便遠方。陶兼體問得六月以後。猶有晚茶一色。貴者每斤不過三十文。若盡收買。所出之息。亦不甚多。緣逐處自開場至今。買獲茶貨。旋行出賣。頗有厚利。如或朝廷謂此成法。難便改更。即乞自六月一日以後。權住收買。放令衷私交易。所貴園戶留得晚茶一二分。盡價賣與客旅。稍助生計。亦遺乘滯穗與民之義。謹具狀。申知府龍圖。運使學士。運判太博。提刑郎中。

啓

謝薦舉啟

官無異最。恩出誤知。索實於中。寄顏何地。蓋聞得士若賞。君子本乎至誠。事君以人。上臣存夫大節。言其理勢。則親讐不間。考以分義。則貴賤相須。然而性品之偏。未嘗無蔽。才資之異。安可求全。必恕己以窮微。務擇能而適用。韋弦因緩急之利。規矩從方圓之宜。寧可棄千金。無俾衆心之失。不輕遺一介。庶幾羣智之來。故甄揚之道甚寬。而疏儒之人有立。伏念陶寒鄉寡。與樸學相堅。操修務合於大方。策發願終於素業。以治身而議。乃戶庭自處之常。以任職而言。無毫髮可褒之效。居常懷倖位之恥。何敢卜當塗之知。伏遇某官博愛推仁。大公爲治。待之以簿書之外。納之於名教之中。特爾採收。欲其磨厲。此明公育才之意。不責以近功。則賤子報德之誠。亦期於他日。自明以義。罔食斯言。

謝薦舉啟

官無善狀。事出誤知。索實於中。寄顏何地。竊謂朝家揭三銓之制。較羣吏之才。責在薦論。因而甄陟。科條詳密。統要謹嚴。郡邑之差。各限員於衆寡。賢愚之際。皆同義於戚休。然以一歲而言。計其四海之大。擇能顯舉者。不啻千數。第課引對者。無慮百人。歷驗前朝。推之今日。豈非有與進之道。則多士得以憑藉。有至

公之義。則名卿。乘以抑揚。可潔其流。而不可窒其源。可重其體。而不可易其用。夫何物理。淺薄人謀少。敦苟奔援。致之塗。肯顧持循之操。各矜巧行。多飾僞端。或姦回其心。迹希蘧史之直。或貪冒乃欲。口誦夷齊之廉。或抗戾以謀知。或將迎而幸進。故有朝稱良吏。暮陷匪彝。少享令名。長墮寸節。薦之不慎。玷者實繁。嚮嗟紛縟之風。重革選求之弊。特頒明詔。申諭庶工。戒以自陳。責夫至當。其難亦甚。所採踰常。宜得偉人。以快輿論。如陶者稟質不慧。嚮學粗堅。既得祿以代耕。愈愛身而有待。所先行己。未可自明。其次及親。居常有得。幸而進趨。屬部寢沐清麻。子舍親賢。每襲芝蘭之益。賓除請覲。屢聞藥石之談。固未嘗輒吐一辭。仰睇獎遇。妄修尺牘。僭上品題。誠以處躬不忤。則無患莫知。冒恥以進。則頗均市道。且審知於寒儒。宜引避於豪英。何愧此心。惟安其分。伏惟某官。厚忠義之蘊。持權衡之平。恢令德以澤生。均愛心而接物。明於察隱。昭若戶庭。凡所留忱。傳如羽翼。謂軒昂沾銜者。難亮其往。謂循默懇愿者。可要以終。無間短材。遽飛陟狀。竊謂磨一鈍。可以得貴器。拔一賤。可以來智人。高賢之懷。茲有所激。愚者之慮。敢忘其歸。陶謹當究從政之大方。勛治身之素守。炎涼忽易。性所不能。名教可遵。己將焉往。倘力行而寡過。亦論報之一端。舍此以還。非敢語及。

答諸官謝薦舉啓

比聞治最。輒露奏封。蓋爲公朝之薦才。敢言私室之專惠。遽煩厚眷。特貺珍題。仰荷謙光。徒增感忤。

謝登制科啟

聖問該明。深究一時之弊。芻言猥略。愧非三道之才。服寵過優。寄顏良厚。夫取人之術。惟名實之辨。不欺則可。要以終行己之方。惟義利之分。不惑則能伸其志。嘗觀制舉之開設。莫盛本朝之選掄。公卿間出。而廣有濟時之功。豪俊繼起。而屢聞康國之論。高風愨矣。故事存焉。以科試論之。謂之名。而實乃詢於闕失。以進取待之。謂之利。而義難苟於諛從。雖隆薄之在人。亦重輕之由己。如陶者寒鄉寡與。樸學粗堅。強爲文辭。而氣格不高。好窮事變。而術略無取。徒謂前良之可慕。又思聖主之難逢。輒不自量。庶幾少立。幸被德音之召。俾從國士之游。咸造廣廷。仰承清問。方朝家大有爲之日。惟萬務更新。而詢于芻蕘。非天下不敢言之時。故一夫進說。而寬其罪戾。況夫自漢而下。有唐以來。賢良爲舉者。凡幾人。得失最明者。惟二子。以谷永之附託。而專攻世主之過咎。則今之愚者所不能。以劉蕡之亮切。而卒爲有司之棄遺。則古之賢者或不幸。殊慚淺陋。亦預甄收。此蓋某官講求治體。而務在得人。崇倡化風。而樂於進善。權衡之平也。不私高下於彼物。鈞軸之運也。不繫剛柔於我心。是致孤生。偶塵高選。昔之謀道。素聞取舍之大方。今也丁辰。益勵始終之常節。儻力行而寡過。亦論報之一端。過此以還。非敢語及。

賀宰執啟

伏審中辰疇庸。外廷申命。爰咨舊德。入正冢司。一發寵章。交流善政。竊以明王席盈成之勢。所急任人。大

儒懷康濟之才。乃能致治。聖賢胥會。海宇均歡。恭惟某官。體合道原。用該皇極。敷爲遠業。茂對昌辰。以經緯之文。發揮三代之風。以疏通之智。酬酢萬事之變。如君陳之孝友。務適厥中。若山甫之將明。不遷其守。盛矣垂裳之善繼。著哉袞繡之來歸。股肱良而庶事康。允爲社稷之鎮。陰陽理而四時順。茲見天人之符。凡屬羣生。率依洪化。陶幸承篆竹。護守近邦。鈴閣深嚴。阻聞名于將命。台躔炳煥。徒延頸于平階。蹈詠之誠。敷宣罔既。

賀成都趙大資啟

伏審誕告外廷。再煩舊德。進徽名於祕殿。倚重鎮於遐方。凡出綏懷。舉增歡頌。竊以天下之勢。如腹心手足之交扶。劍南之權。實屏翰蕃宣之最盛。蓋富彊者縣官之所仰給。而險固者中夏之所防虞。昔之國步未夷。則二僞乘時而苟處。間者王澤或墜。則三盜觀釁而輒奔。驗聖朝遠馭之心。盡累世深思之要。有恩以結其情也。故文法之體。大槩歸諸簡易。有威以神其用也。故牧伯之任。一切付以權宜。習慣百年。靖康三蜀。物情自遂。帝力何知。幸會熙辰。適更洪化。雖朝廷之慎舉。方改絃易柱。以圖寧。而風俗之未諳。或傾耳側目而駭政。伍保周之遺法也。行之所以息寇盜。而連臺多懼於網羅。租庸唐之定賦也。復之所以抑兼并。而下戶反嗟於朘削。患浮費之不會。而裁以憲度。則父老謂絕其嬉游。欲六法之有宗。而戒其權斷。則姦暴竊窺而猖獗。此四者之異論。乃一方之切憂。宜得鉅公。以寧舊俗。恭惟某官。至誠自任。大節不欺。

體魏相之方嚴。濟鄴侯之清淨。言其更踐。由臺閣而至廟堂。考以猷爲。該本原而盡經變。顧惟方面。密若家庭。因宜施務。則益適中和。以俗教安。則率由仁義。譬如陽春之令。一動而品彙蘇。百樂之音。一御而瀉氣。決必復頃年之治體。載揚今日之歡聲。陶早以疎凡。誤煩敦獎。預里人之胥慶。同郡吏之知歸。

謝轉官啓

銓臺第課。宸扈均休。擢自選曹。置諸文省。撫躬踰分。祇命若驚。竊以古者任官。舉求實效。昔之受位。蓋恥虛名。惟史局之舊員。亦儒林之清選。魏晉而下。隋唐以還。偉人迭居。大雅交勝。圖書東觀之直。元本承明之庭。綴集多聞。補完缺典。撰名臣傳。每取信于當時。有良史才。頗見稱於後世。風徽旣遠。職業寢殊。雖隸籍於祕文。第服勞于外事。鞞猶虎豹。有慊于中。體若柚棣。徒華其外。況國家天綱清乂。仕路寬通。詠思皇之詩。實生多士。調經入之費。足食萬官。然而事失於循。仍弊成於積久。雜流乘奔潰之勢。正塗有紛縟之譏。持議者患吏冗之未澄。務艱其採擇。干祿者喜時平之難得。益競於進趨。其求之也。自處已輕。其待之也。亦從而薄。以至錄勞而改秩。猥多立式以求全。既詳其保任之科。又嚴以資考之格。旁窺罅漏。密較錙銖。歲月以須。僅同廢去。毫釐或誤。輒以罷聞。苟天幸而有成。豈地寒之可望。如陶者稟靈不慧。嚮學粗堅。憑翰墨之空言。竊斗筭之微祿。蚤緣冗調。徼覬序升。逢堯舜之昌明。敢忘希進。誦周秦之貴賤。亦已厚顏。非有力成。胡然虛授。此蓋某官厚樂育之蘊。輔泰通之時。恢令德以澤生。均愛心而遂物。飈然若傳之羽。

翼指秋漢以遐飛。沛然若假之舟航。臨長川而獲濟。乘以雲霄之勢。脫其塵盆之蹤。頂踵甚明。丘山何補。嚮之探道。已知行己之大方。今也丁辰。惟勵終身之素守。庶幾異日。無忝隆知。

荅周考功賀轉官啟

比以年勞。偶遷祿級。小材累日。練覈無聞。寵命自天。叨塵可愧。寸進雖朝廷之格。力成皆噓借之功。此蓋某官樂善以誠。愛人由義。厚鄉曲之契。常借品題。從搢紳之游。陰爲援助。誤令歲滿。亦可階升。占謝後時。愧區區之闕禮。致勤委教。聞侃侃之令言。仰識麻光。伏增銘佩。

淨德集卷十二

啓

賀宰執正旦啓

辰會孟陬。茲得四時之正。歲推上月。蓋惟萬物之原。恭惟某官。器宅天精。德參坤載。運太寧之化。和若鈞鎔。固累盛之圖。壽如箕翼。適厥人正之序。諒同邦社之休。寢被洪私。舉增善頌。謹官聯而有繫。慶台袞以無從。

賀蘇內翰啓

伏審光膺制命。進直禁林。蓋朝廷以斯文爲難。必咨間傑。而天下知公議所屬。共激歡心。恭惟某官。道造本元。才周貫變。語默繫時之休戚。出處爲國之重輕。密告嘉猷。務引君而當道。總司大計。期節用以裕民。遠業寢施。貴名增重。深被中宸之遇。延登內相之崇。惟仁經義。緯之成文。庶幾同於三代。況前兄後弟之接武。盛事萃於一門。將倚全謨。共敷元化。某遠從吏役。恭聽恩俞。趨慶莫緣。瞻風載抃。

荅知梓州杜學士啓

比叨寄任。外總輸將。方馳馭以及疆。願嚮風而致問。恭惟某官。處躬於道。飾吏以文。輟從書殿之游。付以藩維之治。葦年報政。茲有顯庸。一節還朝。佇躋禁直。某遠煩雅眷。垂賜珍題。卽拜祗承。併增感忭。

荅新知梓州周考功啓

伏審柅車臨部。頒政諭民。治體一新。物情交抃。恭惟某官。處躬於道。應務以才。蘊如圭璧之純。發若蒼龜之決。寢施遠業。久涉要塗。入省爲郎。議惜馮唐之老。還家開府。歌傳叔度之來。卽慶僉命。遂躋華近。某叨從晚洩。適會晝歸。入境觀風。仰仁聲之遠布。發函受教。慚禮好之相先。良極感銘。豈勝染述。

荅知廣安家朝請啓

忝將使事。稔聽治聲。襄賈琮之帷。足以成政。戲老萊之服。切於養親。緣愛日之純心。抑登雲之高步。眷求有待。褒召可期。譬夫上帝之圭。安假人工。而後寶。清廟之瑟。不須衆和。而流音。深慙小言。仰累純德。遽辱賤修之貺。過存禮好之隆。佩服至誠。絃揚奚悉。

謝兩府啓

自梓易淮。方引車而就道。由楚得蜀。遽委轡以洩官。釋萬里奔走之勞。享一旦里閭之便。清朝信道。特重遠民。使者觀風。許臨故國。以可否利害。知之有素。故廉按職任。付而不疑。廩祿所需。僅周貧屬。松楸在望。尤慰永懷。事非近比之常。力本誤知之及。此蓋伏遇某官。囊籥萬類。權衡百工。故曲從私欲之所安。迺可

責公家之後效。某謹當清心任事。刻己致忠。莫敢或違。冀少行其素業。每懷靡及。庶無負於斯人。僮吏最之有聞。則化鈞之可報。

賀許右丞啟

伏審法展疇庸。天臺入輔。伏惟慶慰。竊惟分六卿之職。蓋推演於道原。峻二轄之權。賴總持於事統。遠存周家之高躅。近見唐室之宏模。稽古建官。至矣先朝之法度。任人共政。偉乎盛際之典刑。恭惟某官。抱道覺民。任誠格物。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發仁。經義緯而成文。步朝廷之要塗。任天下之大務。兩爲京兆。再直禁林。議其更踐之深。推先舊德。倚以弼諧之用。幾若後時。一發寵章。交流歡頌。昔魏鄭公。以平直稱職。韋弘景。以鯁亮知名。惟時鉅公。豈特前哲。仰聖賢之相與。信宗社之無疆。某屬綰漕符。阻趨賓席。卑情無任瞻詠欣躍之至。

賀新知成都李寶文啓

伏審職近清廂。任隆全蜀。公朝遴簡。僉謂難能。舊俗交觀。前知受惠。恭惟某官。至誠格物。令德宜民。凡踐涉於要塗。皆發施於遠業。西州使指。深養治源。北道帥臺。允崇國體。特重憑熊之寄。再煩叱馭之行。視封域之中。密如庭戶。澤蒼黔之衆。均若子孫。行報膚公。延登近弼。某夙叨知獎。載抃寵章。官守奔馳。難逐兒童之候。迓鄰光焜燿。樂聞父老之謳歌。欣詠實勤。敍揚奚極。

謝成都知府李寶文啓

誤被詔除。就遷漕事。莫副朝廷之寄任。徒爲鄉曲之便安。竊自省循。率從援致。此蓋某官愛人由義。樂善以誠。顧盼未塗。矜憐拙宦。常假游談之助。因爲仕進之階。況復鄉邦。久依德宇。澄清行部。每推明恕之心。偃息于藩。已報中和之政。幸而晚輩。仰止下風。匪惟日奉於教言。抑亦動遵於使範。願言感抃。奚旣敘揚。

荅知州李守啓

比造列城。復觀良政。和如雅樂。易感于羣情。舉若宏綱。不差于一目。美俗見大儒之效。養源知君子之心。民望至誠。惟祈借寇。士林清議。乃望還瓊。有以爲邦家之光。豈特稱守令之最。輒條治狀。以露奏封。雖浼累于高賢。實在明于公論。敢期謙好。下委教音。隆禮相先。殊過交朋之分。發函伏讀。益增顏面之差。銘佩滋深。布宣奚極。

荅和州守啓

伏審詔除適遠。政體更新。雖屈高才。實歡輿頌。恭惟某官。處躬于義。飾吏以文。言其踐歷之深。衆推久次。考以猷爲之素。率有嘉聲。尚煩叱馭之行。聊重憑熊之寄。夷塗未駕。每懷驥櫪之嗟。瑞翮將翔。安復鶉籠之戀。卽聞褒召。歸序高華。某謬綰使符。密依容庇。捧玉音而載抃。瞻德宇以增勞。欣詠之私。深切于是。

荅慶帥賀右史啓

叨被詔音。誤陞柱史。名非實稱。幸與愧并。伏念某學嘗誦經。仕欲行己。涉道至淺。彊文不高。歲月馳邁。于憂患之塗。志氣耗凋。于塵滓之域。青緗黃卷。雖素業之未忘。文石赤墀。豈寒鄉之可到。胡然冒據。率有貪緣。此蓋某官恕以愛人。公于引類。謂其有一日之雅。常借品題。知其無萬乘之容。陰爲援助。乘容以進。省己甚明。力若舟航。已拜嘉于德宇。音如金玉。又承教于風郵。徒極置藏。曷窮染絃。

賀太原帥啟

四國于蕃。邦家所以示彊。幹弱枝之勢。一麾出守。州部所以致承流宣化之勞。其振舉如裘領之從。其委使若臂指之應。況論道經邦之舊德。居秉旄杖鉞之達尊。克壯其猷。增重兩山之氣象。所服者衆。特高二鄙之威名。岱宗之澤。不出於一朝。洪河之潤。自及於千里。顧惟陋邑。爰屬提封。常引領於門庭。敢薦名於竿牘。恭惟某官。道光羣辟。德被斯民。藉裴令之論兵。輟於樞軸。仰鄭公之開幕。邁返朝廷。介圭聞入覲之期。繡袞有來歸之詠。復資遠業。永翊昌圖。某叨假郡章。獲依帥節。宏綱具舉。願遵條日之常。柔轡以驅。庶盡疲駑之力。前瞻台席。增抃予心。

荅新知遂州馮朝請啟

伏審以親自列。得郡爲榮。士論推高。民謠胥慶。恭惟某官。安行於義。晦養其才。服鷄冕以平刑。有光使指。戲綵衣而致養。實便州麾。匪惟承不匱之歡。抑以溥如膏之澤。某叨從晚涖。適會晝歸。握手升堂。將襲芝

蘭之益發函受教。遠聞金玉之音。卽俟披承。併伸感抃。

回新及第先輩啟

伏審發策中程。疏恩唱第。副士林之清議。聳鄉社之樂觀。竊以經術取人。重本原于數路。文章適用。逢亨會於一時。推之風俗。則朝廷由道德以混同。言之祿仕。則君子安義命以登進。所求不苟。其得尤難。恭惟新恩先輩。問學該深。操修純潔。登英華而飭己。揭坊表以憲時。力少德多。非特效儒流之博。實先名後。宜然致人爵之隆。自此顯塗。期於異日。偶緣晚洩。適會晝歸。縣弩相迎。遐想古風之如在。使郵垂貺。遽煩禮好之過隆。

回邛州知郡陳大夫啟

比者祇命易麾。深慙異數。及茲受代。愧繼前良。空傳父老之謠。難奉子孫之契。重加禮意。曲示牋修。拜惠何堪。瞻風愈切。永以爲好。言莫能勝。

謝梓州路提舉常平薛寺丞啟

起於譎放。賁以寵光。還書殿之美名。領潼川之優寄。適父老之願。愧無術以承宣。事大夫之賢。將有依於庇賴。恭惟某官。文而飾治。政必養源。襲訓範於樞庭。振猷爲於使部。淵澄流潔。餘波有以載霑。綱舉網疎。衆目從而不紊。況有雲霄之清議。豈惟堂構之高才。卽序禁塗。益敷遠業。某息肩故里。引領下風。行途參

承併伸感抃。

答簡州知郡楊朝請啓

比者起於廢放。賁以寵光。得郡還家。難稱邦人之後望。騰賤講好。過煩才哲之撫存。觀禮意之勤隆。異世塗之流薄。第增感服。奚極敘揚。

賀簡州知郡楊朝請啓

伏審考績推先。頒恩示勸。陟郎曹之前列。沸郡境之歡聲。恭惟某官。茂器承家。遠材適治。要塗更踐。惟翮循吏之風。華步超遷。允被聖朝之寵。行期異日。自陟邇聯。

謝諸公賀致仕啓

齒髮衰殘。義當避退。名勳煥赫。恩許歸休。於君臣之際。幸而有終。於朋友之功。豈爲無助。此蓋某官。至誠嗟恤。雅度并包。知其勉強不前。未嘗深責。使之安完而去。可樂餘生。重委賤修。曲存軫念。且引年謝事。庶幾免賢者之誚。義所宜然。而杜門養疾。聊以待終焉之期。禮無足賀。褒嘉所及。愧懼莫勝。方羸疹之纏綿。想門庭之阻邈。欣聞所教。書不盡言。

回成都監司啓

隆恩遣使。朝廷委憲度之成。清轡戒塗。郡邑仰光華之遠。式欽茂業。良抃下惊。夙覲風徽。嘗親誨語。方幸

退藏於里巷。末由趨集於賓除。嚮望實勤。敍揚奚悉。

代賀范相公啓

器兼文武。道備天人。始列周行。綽有棟梁之器。及參大政。蔚爲社稷之才。果振家聲。遂當國相。昔韋平嗣興於西漢。袁楊繼起于東京。張公錫延賞之名。陸氏取象先之意。雖云華族。未必熙朝。然猶前史以爲美談。當世謂之榮事。固未有百年遇太平之運。四世膺爰立之求。以今言之。一何盛也。某夙登門。叨嘗頌威容。念班謁以無由。第承風而竊抃。

賀新知成都胡資政啓

伏審法展疇庸。制函申命。易宛丘之巨鎮。領全蜀之要權。一發寵章。交流歡頌。恭惟某官。至誠自任。大節不欺。以道德文章。爲經國之遠猷。以法度紀綱。爲致君之先務。四鄰作輔。獨高治世之典刑。九命出藩。尤重遠方之形勢。卽聞溫綉。復秉洪均。某早拜下風。宿聞餘教。仰朝廷之圖任。竊幸依仁。知鄉黨之蒙休。敢先致慶。願言欣詠。奚極敍揚。

荅家朝請謝轉官啓

伏審天官考績。法展霑恩。循格有常。遷官示寵。恭惟某官。內崇德本。旁貫治源。賢業周施。宜坦雲霄之步。祿階敍進。榮酬日月之勞。仰承君命之光華。聊助親闈之喜樂。遽煩隆禮。特賜珍題。感抃交深。布宜奚極。

淨德集卷十三

序

鹿鳴燕詩序

自三代之衰。法制散亡。禮文殘缺。後世考求於策牘之間。倣而用焉。其幸存而僅似者。蓋無幾也。周之時。鄉吏教民於所治。至三年大比。則鄉老與士大夫興舉賢能。飲酒以賓之。於是歌小雅合二南。以申其尊寵喜樂之意。井田既廢。校序不講。待士以科試。取材以文章。雖因宜施務。倡變治體。推迹源派。亦甚異於古矣。洎唐開元中。百憲具葺。文化寢隆。乃詔州郡以貢士日行鄉飲。用少牢。當時謂之中禮。則今之鹿鳴燕者。又從而繁飾之也。然猶取講道修德之歌。以爲美名。言嘉賓之可則倣。是故飲食燕樂。且將厚意。庶幾得盡心焉。竊詳味其遺風餘範。亦有以見前古之髣髴。雖加繁飾。愈於闕而不復見者。得非幸存而僅似歟。成都素號多士。比比嚮學。親逢熙明。率以治經求舉。今年秋既試于有司。而薦之禮部也。府帥蔡公。約用舊章。敦勵良俗。致禮以燕之。時翰林范公得謝而歸。適居右席。實爲古之鄉老。公與范公。洎集賢俞公。中祕段公。各爲詩以美之。如方圭圓璧。光焰相燭。知與不知。皆視以爲寶。儒林盛遇。超邁平昔。士大夫

廣而獻者凡若干篇。信盛矣夫。某竊維朝廷念蜀之深。慎簡才傑。付畀事任。故取人待物之道。皆由懇誠。務盡體要。雖古之君子。長育人材。樂與賢共。勸駕明德。虛席多聞。諒不能過也。諸君方志經術。豈特務論說苟名第爲哉。惟好學可以任道。惟慎行可以式俗。此諸公之所以有望於諸君也。某旣賦詩求附于後。又因而述其然。惟諸君勉之無怠。熙寧乙卯九月朔日。

鹿鳴燕詩序

成都諸進士。旣中有司之式度。則藩侯爲之設燕賦詩寵行。相與屬和摹刻而傳。循仍久之。號曰故事。今年秋府帥劉公謂舊禮之不可廢也。旣燕之。遂以詩贈之。且述前人題柱奪標之事。而勸勵焉。蓋好賢樂善之心。發于詠歌。則教存其間也。自天章李公泊僚屬賓從及其諸生。相繼而賦。凡若干篇。士林誇尙。光輝一時。昔王起三領貢籍。周墀作詩以賀。起亦荅之。時一榜進士盧肇而下二十二人。盡能廣唱。後世好事者。撫其本末。紀爲美談。有以知朝廷文化之盛。多士逢辰之榮。想味餘風。良可愛慕。然則鹿鳴唱和之傳也。亦可以見西州學俗之美。而禮文之有足觀者。

陳傳正退居類藁序

予嘗誌中表陳公傳正之墓而銘焉。其行其學其政事槩可見矣。後十二年。謫居衡陽。遇公之子綬。始得公漢南退居類藁二十卷讀之。信乎誌銘之不妥與也。夫君子之學。始于心性修身。而終于事業。豈特規

規于辭采章句而謂之文乎。積于中乃發于外。蘊其實乃形于言。表裏之相符。本末之相濟。而後能也。譬夫輝山之玉。不責功于琢刻。撫之則溫潤。擊之則清越。躍冶之金。不資巧于鍛鍊。舉之則堅重。扣之則鏗鏘。皆本其所有而見焉。公忠于君。孝于親。信于朋友。仁于物。故其文之典厚詳正。出于天質之自然。乃仲尼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慶厯二年。仁宗皇帝試進士。置在乙等。上覽卷嘉美。謂白辭理優贍。遂擢甲科。抑亦士林之宗仰。清議之敬服。其可欺乎。公初名東琪。後改曰習。字傳正云。

送唐子方序

治亂之源。出於任人。而賢不肖進退繫天下之幸不幸。世主安得不慎取舍哉。蓋天下之事。有本末有重輕。賢者志於遠。而不肖者苟於近。此所以任人之得失。爲斯民之治亂也。漢孝武承文景恭儉之餘。中外豐實。奮然欲鞭笞四夷。竭數十年滋衍之財。繼以鹽鐵舟車之入。調用於邊。猶不能贍。乃至桑弘羊領大農。而盡秋毫之利。然戶口減耗。邦本搖矣。雖悔且哀。痛無及也。唐憲宗力平寇孽。以兵費爲先務。而異縛聚斂媚上。乃執大政。雖裴度崔羣諫。輒不聽用。上下羣情。爲之震駭。而元和治體亦寢衰矣。吾朝舉海城之廣。利源貨法。一制于上。富厚之積。跨擬前古。然而兵過百萬。日有常養。二陲嚮順。歲有常賜。三載禋賚。萬官宥祿。尙方之用。時或不會。平居量入而出。僅無餘焉。自康定用師。以四海備一方。而天下之力。不復全盛。比者數年。大變繼起。優錫之具。多貸於民。歉饑相仍。十室九空。而朝廷經費。不可一日少損。嗚呼。用

度如此其急也。生民如此其勞也。則天下利柄誰可屬任耶。上嗣位之九月。親勵聽斷。遠猷庶政。究索講舉。元臣舊德。簡擢信任。念公之賢。不當久於外。乃詔以歸。而付之大計。天下於是知上之願治。而任人得其道也。惟公忠純貞亮。以仁義禮樂。賁飾諸外。歷輔三聖。無後先游說之助。惟直道自致。惟大節自處。湛然有阜安元元之志。承命而往。豈非天下之幸歟。荀卿書雖雜言王霸。至于論足國之道。則曰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又曰儒術誠行。則天下泰而富。夫上所以任公者。本節用裕民之道矣。公所以報上者。施儒術而躋富壽也。推而措之揆席。以翊成大化。則良史必書其詳。此姑述公之行爾。

送并帥陳公還闕序

兵者天下之難事也。用之難不若養之難。養之難不若御之尤難。用兵而失道。則威沮於外。不可以勝敵。養兵而無制。則生民之害。日益增長於內。久而不革。禍敗隨之。御兵而非其道。則內外之釁。乘間以發。速若反掌。故用之難不若養與御之難。今之兵習常於治安而不用。將用之固難。惟其養而有制。御而有道。則庶幾可適於用。而不甚患其難也。屯田置府之法。不可少倣前世。而聚豪悍不逞之徒。無慮百萬。溫衣飽食。仰給縣官。賦斂過乎什一。公利不遺毫毛。而廩帑無數歲之積。耗於兵者十常四五。夫耕而殍溝塗。婦織而寒無以自覆。家苦於轉輸。戶勞於饋餉。斯民之力。有時而竭。養兵之制宜爾耶。無名不功之賜。數下不能厭滿其意。而能開誘其貪。平居搖搖焉。惟恩賚是望。不幸有非常之事。則聚而議賞。嘉祐之末。見

之而可爲太息也。有偷生之色。無敢死之氣。知可愛之政。不知可畏之令。上下恬然。曾莫是恤。或匹夫之勇。成數級之多。不詰其忠義智謀何若。遽假以美官重賦。而措之要地。其甚者以捍邊。又其甚者以副一道之經制。夫小人之情。好推其類而歸心焉。有唐方鎮之變。鮮不由此。御兵之道。宜爾耶。恭惟圖任元臣。總握樞柄。賴其深謀奧略。以禦遏四海險暴之萌。而立成富彊不拔之勢。偉乎盛哉。惟公忠純貞亮。卓然當世。出處中外。率本大節。無好名懼謗之意。不爲苟簡自安之策。蚤夜孜孜。爲朝廷畫宏遠無窮之計。豈非信道篤而自任以天下之重者歟。上嗣位之二年。念公之賢。不當久於外。乃詔以歸。將付之鉅任。所以塞天下之望。而仰成重德也。夫如是。則畢天下之事。不足爲了也。功名不足爲有無也。惟大君子盡所以致身行己之道。無負而後已也。向之所謂難者。俄而易也。四夷可懷也。生民可福也。萬世之利可享也。昔漢宣帝厲精求治。練羣臣。核名實。而魏相總領衆職。頗稱其意。上下相安。莫敢苟且。又嘗陳五兵之要。諫擊匈奴右地。言行計從。有三世稱藩之效。唐憲宗憤國勢之陵蕩。奮英武削亂階。而裴度抗志決策。以靖盤結之祲。姦臣兇將。蓄銳喪氣。憚其威稜。二十年間。王室繫之輕重。以古揆今。而觀聖賢之會。則公之勳誼德業。豈特偕漢唐名臣而已。國有良史。必能書其詳。

送田密學元均赴闕詩序

某儒衣非好佞者。耳目公之仁治久矣。會公以王命歸涖宰府。鄉之稚耄皆嗟咨涕洟。戀念公德業顯異。

發於謳歌。喧喧載塗。然能謠而不能文。其何以達九重。播四方。傳千萬祀乎。敢次第其言。爲古詩一章。贈公之行。庶幾中和之政。流聞于無窮爾。

送曾子山序

待士之薄。補吏之輕。今天下之公患也。採以章句之學。秩以斗升之祿。合賢不肖而一焉。以日月爲勞而位焉。幸雖小人。能苟容媮合。則進而得聘。不幸雖君子。有毫毛之缺。則見廢於世。故世而居小官者。舉皆以簿書期會。冗末勞賤之役爲任。其施爲思索。一不敢外繩墨。甚者至於俯仰步趨。亦習其柔瘁寒弱之態。辦於是謂之材。安於是謂之分。舍是以爲好高取異。往往乘而蹈禍。以躓其終身。君子處之而顧其勢之如此也。雖有偉特闊遠之心。必養之以蒙。納之以蓄。庶乎有待焉爾。非敢苟於時也。臨川曾子山。識明氣勁。以名節自礪。一命爲尉銅梁。而處己慮事。外若混混於流俗。中則瑩然以清。每語及當世利害。必感慨引論。有愛君援民之意。豈非所謂有待者耶。夫行植於初。必裕於終。誠發於言。必著於事。予乃知子山將有立於今也。

記

利州修城記

皇祐四年冬。蠻寇嶺表。犯諸郡。惟廣州城堅可守。攻之五旬不陷。自是搢紳大夫言於朝。謂蜀久治安。武

備稍廢。城當城不當。遂廢不議。詔俾治之。此繕修之大槩。利據蜀之四達。古號控扼。地既喉而藩。其勢孰禦。將臣之出守者。綰有兵制。統治邊疆。朝廷建置之意遠矣。城圯弗顧。焉能率職。況天子明詔存焉。郡守太原王侯。勤勞民務。率有矩矱。奉詔祇飭。乃謀于城。尋其廣。凡千有五百。會其入。總十有三萬。欲賦于民。則地瘠財窘。雖豐年猶有艱食。重困以勞。肌將不膏。欲籍于兵。則給役無幾。但緩歲月。未克以究。乃請于漕刑二府。仰其資給而成之。咸以爲天下之事一也。協議而濟。孰謂損權。顧己而處。孰謂知變。矧爲之城。非私一郡。豈宜坐視州郡之闕。而恬愉其心。於是集他州羨卒千人。致廩粟數千斛。以周其事。郡守王侯。日至城所。以勞以食。衆罔不勉。起甲午仲冬。至乙未夏四月。而新城成。觀夫墉壘屹立。山河憑輔。以控則壯。以居則完。乃襟帶之利也。城之爲效可述矣。然天下久安。雖三王之政。必有敝。不救不革。元元疇依。則利固有大於城。害固有大於不城。必曰警而後慮。非慮之原也。推此及彼。功業烏可涯哉。

利州重建永安廟記

利城東北隅有隙地。廣袤數十步。廟貌棟宇。圯不復見。歲之春秋。郡遣官祭其神。至則設俎豆。榛棘間。行獻禮。訖事棄而去。攷諸圖志。廟以永安目之。索其創建之本末。不得而悉。然詳觀稱謂。撫禮經命。祀之說。揆前世所以神。夫豈非法足以濟時。功足以保國。捍災禦患。貽斯民之利者歟。又豈非丘陵川谷。出雲爲風。雨見怪物。資萬物之生者歟。抑良吏嘉政。有以入人之心。沒而不能忘者歟。不然孰能傳廟祀。歷千百

年雖血食幾廢而美名尙存耶嘉祐二年冬十月郡守張侯遵按祀典追懷神烈嚴其像而屋之於是明靈以安薦獻以位歲時致報不黷而肅客有過而嘆曰民荷神之休以生神於民有功也太守司民甘苦務寧其生故推本於神而奉以禮具以永民之休太守於民無愧也神享太守之報何愧矣十二月五日

重修成都西樓記

【原註】代呂公弼

嘉祐六年夏四月予自延安就領成都節制至則考求風俗之敝及其所便安乃知蜀人循柔思義易以誠感治得其道皆能樂生于是平心而思律已而動事罔鉅細務中適宜庶幾宣布皇澤使之泳游則亦無愧既而普淳大熟新陳相仍物遂平價昔之飢者有腴其膚向之寒者或溫其軀野農晝嬉麀叟夜娛皞皞然不知其從來若處於唐虞豈非堯仁舜明覆被幽遠庶黎蒙福之效歟夫然奉詔令導德惠因其安生而與之共樂者亦牧守之事也府署西樓創建遠矣據藩翰之峻勢宅林園之勝地登臨闕視可以極山川之秀景燕閒高會可以快風月之清意歲之方春物狀尤異紅葩鮮妍臺榭交輝綠樹茂密亭宇爭蔭吾民來游醉于樓下實一方之偉觀四時之絕賞也惜乎基級傾圯梁拱腐椽遽一風雨慮至剝覆此而不葺殆非修舊起廢悅民便俗之理然議者重于興作欲改豎廳舍予以爲斯樓之建亦西州故事一日乘毀輒易民其謂何乃辦材鳩功因而新之不賦于民不耗於公未踰月而事具觀夫巍構山立重檣翬飛上虛下廣內顯外壯穹隆奐麗疑若天設既落成之酌而謂同僚曰昔齊宣梁惠有園囿臺沼之

勝不與民共。孟子譏之。會今承平。遠方無他憂。斯人熙熙。知樂生之趣。予幸守土。不拂其欲。則是役也。庶不爲孟子所譏耳。因筆爲記云。

集真觀記

道術與吾儒並驅爭鶩于中國。歷千百年。源深流長。津際漫渺。徒類益滋。氣勢益壯。自國都郡邑。至鄉閭黨巷之聚。率置廟貌。以虔祀事。學六經者。謂其戾去吾教。有駁去滯蕩之志。爲言與力舉能勇也。若乃信嚮堅愨。崇奉切至。則反愧彼焉。走郡城而南。瀕江流而東。田壤內平。而積腴。園林競秀。而交蔭。遺基舊迹。屹然其間者。集真老子祠也。唐天寶中。以金星玉芝之祥。始命創建。榜曰真符。宋朝祥符六年。又賜今額。前府尹宋公俾青城山道士黃方中居之。府民句希廣多出緡錢。以繕葺。乃崇門屋。乃翼廡序。乃嚴神位。乃闢壇宇。惡儉鄙侈。得虛寂清淨之勝焉。夫天寶距治平。踰三百年。治亂不常。兵戈間作。民廬官舍。多若陵谷之變。獨此仙祠。雖圯不壞。後有居者。自能完治。惟仲尼之德。覆被四海。義均社稷。血食無愧。自天子達于庶人。咸有北面尊事之禮。著在祀典。大不可忽。而州邑之廟。傾敗不屋。十常二三。慶厯中。詔天下興學。多士靡然向風。識絃誦之地。未幾議者舛馳。學校又廢。豈吾儒信嚮崇奉其道。不若彼徒之堅愨切至耶。抑禍福之理。近則易諭。仁義之功。遠而難知也。記集真者得而詳之。治平元年二月二日。

淨德集卷十四

記

巡撫謝公畫像記

眞宗景德三年夏四月西南方有大星。占者謂應在蜀分。上惻然動心。以爲蜀去朝廷遠。民之疾苦尤難知。天有異象。可畏不可忽。其擇廷臣之賢而通世務者。往綏元元。于是公以屯田員外郎。巡撫益利。又詔同九河張公詠議鼓鑄利害。乃攷鐵價。制錢幣。重輕適均。物估用平。衆甚便之。時方寇亂之餘。百弊滋起。土俗凋困。惟九河公泊公。相與謀議。作爲憲令。安全紓息。極盡統要。俾其世世子孫。恃之以生。故張公之治蜀。爲天下最。實公有以助之也。旣而舉部吏數十。執政以多爲疑。公請連坐。冀其必用。自爾奉使舉吏。皆連坐。而公之舉者。大半有立于時矣。成都舊風。凡奉使來者。繪像天慶之仙遊閣。公之後六十有四年。其孫司封郎中景初師厚。以按刑之命至。故亦繪公之像于壁。所以推崇先烈。而永蜀人之瞻也。恭惟眞宗皇帝。承天下熙盛之極。恩隆澤厚。及民骨髓。跂行喙息。罔不欣戴。然而星變一出。則恐懼警戒。以蜀爲憂。分命良臣。審究時病。豈非奉天愛民之心乎。惟公純誠大略。深體上意。施設有原。期底靜安。豈非推己。

濟物之義乎。夫奉天愛民。聖君之令德。推己濟物。賢臣之能事。王道之起。莫先於此。而君臣兩得。惠加遠方。固可以著示後世。率爲大範也。公諱濤。字濟之。爲太子賓客。陳留伯薨。以子絳知制誥。贈禮部尙書。若乃出處之本末。勳烈之始終。則范文正公之碑。歐陽公之誌。尹師魯之行狀。悉得而載。此特治蜀之一端。爾師厚儒者知治體。風概落落。有援世之意。時方改作。以福斯民。而或忘義利之辨。師厚累疏列其不可。無愧于祖構云。熙寧四年五月二十日。

府學經史閣落成記

蜀學之盈冠天下而垂無窮者。其具有三。一曰文黨之石室。二曰周公之禮殿。三曰石壁之九經。蓋自周道衰微。鄉校毀廢。歷秦之暴。至漢景武間。典章風化。稍稍復講。時文翁爲蜀郡守。起學於市。減少府用度。以遺博士。遣諸生受業京師。招子弟爲除更繇。且以補吏。或與之行縣。民用嚮勸。幾比齊魯。自爾郡國皆立學。實文翁倡之。所謂石室者存焉。至東漢之季。四海板蕩。兵火相仍。災及校舍。絃誦寂絕。儒俗不振。興平中。郡將陳留高朕。修舊補廢。作爲廟堂。模制閎偉。名號一新。所謂禮殿者見焉。及五代之亂。疆宇割裂。孟氏苟有劍南。百度草創。猶能取易詩書春秋周禮禮記。刻于石以資學者。吾朝皇祐中。樞密直學士京兆田公。加意文治。附以儀禮公羊穀梁傳。所謂九經者備焉。始漢景末。距今凡十六代。千二百四十餘年。崩離變革。理勢不常。而三事之盛。莫易其故。然則冠天下而垂無窮。非夸說也。攷實以議也。惟經史閣之

成基勢崇大棟宇雄奧下視衆屋匪隘卽陋聚書萬卷寶藏其間斯亦近類三事傳千百年而不可輒廢者乎。龍圖閣直學士濮陽吳公因其成也。會僚佐與蜀之士大夫及其講師弟子凡若干人。飲酒以落之。德風洋洋。頌聲愉愉。布宣于一方。有若闕里弟子集杏壇之下。詠歌先王道德。而歸諸聖門。又若魯侯至泮水之上。國人望其車旗和鸞。而樂見之。視其顏色笑語。而有感恩向化之意。嗚呼其盛矣。夫公純誠好善。治有本末。所至以勸學爲先。見一士可以語道。誘進之常若不及。乃詩人所謂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者也。某于是推明公意而言焉。夫治性修身。以及國家天下大略。本之仁義。其文莫賅于經。見古之人。注措發施。正邪粹駁。與其生民幸不幸。其迹莫著于史。世之學者。不矜誦數。而率履其言。不競多聞。而慎擇其是。則爲有得。亦庶幾善學歟。初閣之營建。皆幕府太常博士王君霽爲之謀。君修潔有文。嘗典吳興郡學。挈其規範。來遺諸生。匪獨施諸閣也。時熙寧四年十二月一日。

成都新建備武堂記

安危治亂之變。豈不難言哉。人之情狃常習故。舍先幾取後患。蓋亦多矣。今朝廷所謂外憂者。無如西北。故秦晉趙魏。皆宿勁兵爲之用。治軍抗武。于政最先。而天下之勢。亦以爲最重。夫重輕者。天下之異勢。安危治亂所從出。易而無備。則變逆之資也。漢之衰。冀州之兵起。唐之季。桂林之戍叛。禍結不解。乃底滅亡。前轍往鑒。足以懲警。議者知三路之爲重。而不知蜀之不可爲輕。豈善計乎。夫蜀之四隅。縣亘數千里。七

腴物衍。貨貨以蕃。財利貢賦。率四海三之一。縣官指爲外府。北倚劍閣。險絕天下。東連獠獠。蟠聚深固。西南皆蠻詔。自古獷疆。唐天寶後。嘗與吐蕃并力。以二十萬衆三道入寇。又嘗止成都西郛。大掠華人數萬。而南方其王政衰圯。則姦豪憑險自安。或七八十載。不以賦稅歸中國。吾朝混平寰宇。恩柔威禦。咸有深意。蕙化之際。吏暴于上。澤墜不流。經制燼矣。民心懷危。盜乘而作。起甲午距庚子。七年三亂。狂夫一呼。羣應如響。今日取某州。明日陷某縣。嚮風輒靡。何啻卷席之易。戴白父老。往往猶言其狀。聞者爲之寒心。然則戎防軍政。敢一日廢耶。龍圖濮陽吳公之開府也。馭兵如民。條教詳白。凡居處飲食之具。與其役任之勞逸。先治以宜。用壹厥心。乃度府門之右。作備武堂。所以講師律而訓戎伍也。日練月習。率有定令。數視屢閱。饗勞繼之。金鳴鼓奏。士倍其勇。萬衆旁睨。震動耳目。實鎮守之重務。氓俗之深利也。昔晉武旣平吳。欲去州郡兵。以銜治安。雖山濤盧欽力陳大本。以爲非是。亦莫能用。及永寧之後。寇難交起。則郡國無備。不能制。唐穆宗初。兩河旣定。蕭俛段文昌謂武不可黷。乃議銷兵。及燕趙之亂。始募市人以戰。復喪河朔。斯皆固不知變。撥去根本。苟近效。忘遠圖。安能成天下之務哉。蜀無事七十有三年。議者恬然不怪。民尙嬉樂。惡聞干戈。公一旦遠思長慮。而及于此。不獨爲蜀之計。乃爲朝廷計也。始民惡兵。異公之爲。懦夫曲士。從而騰說。逮其久也。則曰吾將賴之以安。而說者亦愧悔不敢議。易之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兵法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待。其公之意歟。且魯有治戎之備。足爲世法。孔子序錄附于王言。春秋書治兵。

大閱。雖以義制文中存奧訓。蓋亦國之大事。謹興作也。堂之成。敢不第敝本末及其歲月云。熙寧五年三月一日。

薛文恭公尙書真像記

嘗觀西漢之興。高祖勤于創業。謀臣猛將。乘時而起。相與經營。乃底靖康。功成事濟。咸享封爵。其君臣恩義之篤。則著位于朝。藏籍于廟。示以帶礪。申以盟信。期之千百年。而無有絕滅厥初。豈不盛哉。及二三世。或寢衰落。以至除國失姓。甚者乃陷傭保。何物理隆替不常如是耶。抑其後裔不克嗣守。而先烈因墜沒也。永言堂構。菑稷之論。宜爲寒心。宋有重德君子尙書薛文恭公諱某字某。世爲華陽人。太平興國中。擢進士第。遂居某郡。至景祐某年。薨于位。歷事三聖。率有大節。出入中外。風迹藹然。書在國史。實顯以光。諸孫之得錄者。凡若干人。西京左藏庫使某其一也。按刑總兵。留蜀五稔。欲詢族祖之巨隴。而展省之。則陵谷異變。終不能識。欲詢族屬黨巷之舊。而親接之。則契闊流散。亦莫得知。蓋仕宦四方。歲月緜久。而情好不相通故也。平居感慨。每有故鄉之念。于是繪公真像于玉局觀之西室。庶以榮里閭之觀。而慰士林之思。其尊先貴本之心。亦勤矣乎。惟蜀去朝廷最遠。而賢士大夫最多。或以忠義立。或以文章稱。或以操行著。蓋自漢而下。世常有之。惟公生于盛時。能以道德致位八座。而子孫又能蒙其遺澤餘美。保有爵位。既蕃且昌。匪惟不墜。乃祖之烈。而亦足以夸耀吾蜀之事。遠視前古。皆無愧焉。夫于國爲名臣。于鄉爲先生。

存有遠業。沒有重名。此晚輩所以仰望而矜式者也。某聞公之風。用自飭勵。繼以左藏君之請。故從而記之。熙寧五年十一月五日。

蜀州新堰記

熙寧七年冬十二月朔。唐安新堰成。廣民利也。岷山之旁。三水合而北注。至郡之東隅。與大江會。湍悍溢激。又潰而五霖潦間作。橫流散漫。高則沒丘壘。下則漂田廬。止者患溺。行者苦澗。江之故道。日漏且涸。棄失餘潤。不能浸遠。末塢之稼。屢植盡槁。蓋八九年矣。渠江黎希聲。旣守郡。深卹隱弊。加意于此。思有所以捍防之。欲責于兵。以致力。則無羨卒。欲出于廩。以充食。則無餘糧。欲重困元元。以起大役。則素所不忍。時旱甚。穀貴。流徙滿道。皆仰給於公養。而壯者僅三千人。晨夕飽飫。可任以事。會新津老人陳汝玉。亦狀本末以獻。乃按度衝會。布爲巨楫。制導異派。歸之舊蹤。循源而下。大患自弭。始秋八月。至是有成。凡溉田三萬九千畝。瀕側之民。安而粒者。無慮五千家。其爲利亦博矣。誠能講葺以時。久且完固。雖或亢沴。歲望庶幾不失也。予嘗究利害廢興之說。蓋生民幸不幸繫焉。君子必審而後動。大率因物之自然。徇人之所欲。不矜妄智。不計近功。則事之有作。簡以濟民之受惠。遠以深。若乃自用而鑿智。飾巧僞。背天理。反物性。苟期成效。以要利。取寵於一時。而不慮吾民之困戚者。彼安足與論利害耶。西南雖號沃壤。然賦斂百出於農。耕夫日夜劬勞。而三時有餒色。百畝之家。占名上籍。而歉歲或不免饑。惟是溝畎渠防之務。於政最切。

上之人苟置不議。非所以撫惠赤子也。希聲儒者通經術。以忠厚治。常先民急。故所施如此。昔漢循吏皆以樂易德愛爲之本。濟時及物。凜然足稱。若召翁卿之於南陽。王仲通之於芍陂。前史嘉其風迹。著範來世。則唐安新堰者。可略而不述哉。八年四月五日。

文與可畫墨竹枯木記

君子之智思。能過於人。則事無巨細。皆足以取高。此衆人所以尊仰欽愛之不已也。畫者中有擬象而發于筆墨之間。苟臻其極。則近見羣物之情狀。遠參造化之功力。自古賢俊。往往能之。蓋取其如此歟。與可之於墨竹枯木。世之好事者皆知而貴。子瞻嘗謂盡得其理。固不安也。頃年來成都。畫此兩物于嘉祐長老紀師之方丈。紀師寶之。以誇識者。乃西州僧舍勝事之一也。與可在文館二十年。其材可巨用。將老矣。尙恂恂小州。胸中之蘊。曾不少露。通塞榮悴。無一毫冒諸心。名教至樂之餘。時作墨竹枯木一二。以寓其幽懷遠趣。真所謂粹靜君子也。豈特筆墨之間。有以過人哉。知則語其大。不知則語其小。知不知于與可。何損益耶。此可與高爽明達者言。不可與鄙闇道也。熙寧八年六月十日記。

聖興寺僧文爽壽塔記

僧文爽詣子而言曰。文爽之先居濟南。姓朱氏。方少時去。父母來成都。學浮圖道。得聖興寺蘊中而禮之。會眞宗皇帝吳國長公主爲報慈正覺大師。以普恩落髮。今六十九載矣。自爲童讀佛書。以至隸僧籍。登

講座主讚懺。長戒壇。居副職。衣紫方袍。無一不足者。行年八十。復何爲哉。惟晦默澄靜。日俟終化。有爲我穴西郊之地。他日以燼骨藏其間。而謂之壽塔者。敢請文以誌焉。某伏聞家君言。師字鑒之。相從最舊。知其爲人有律行。該通教典。終日演講。僅五十年。就壇稟戒者。無慮千數。嘗委囊金新護淨寺門闌。求所利益。天章待制李公爲記其事。年雖耄。意氣不少衰。某向遭先妣喪。數爲水陸大供。覬享冥福。師夜誦真諦。疊疊達旦。聲韻遠暢。愈于壯夫。蓋諸經所載佛語者。常總而記之。故多且不遺也。悲夫世之妄人。牽聯馳突于利欲之墜。哀惡貯過。以自封殖。伐滅天和。投塗罪境。不知其神魄之喪奪。固已久矣。而猶蚤夜惕惕。恆恐浮軀之忽壞。凡如此者。又安能知釋氏之于死生甚近而易。乃有往來彼此之論。雖然。以師之輕清。悅豫。不夸能。不役智。則未可以歲月期也。曰仲倪仲昂。惟賢士壘。士獨五人者。實繼其後云。元豐戊午歲季秋朔日。

眉州醴泉寺善慶堂記

士君子少而從政。老而謝事。去仕途之勞。就林泉之佚。康寧壽考。泰然自得。其始終往返之際。固已高于人矣。至于子孫。皆能有立。從而光大之。則尤可高也。吾鄉祕書監程公。踐歷寄任。凡四十年。風跡凜凜。德惠在民。及其老也。得請而歸。高堂廣廈。足以奉起居之安。芳亭茂樹。足以遂吟賞之樂。安車輕蓋。足以便游從之趣。道衣野服。足以資蕭散之味。凡塵埃網羅。深可厭惡之事。無一毫輒累其懷。賓客到門。則置酒。

高會劇談大笑。如少壯時。往往日暮夜闌。不欲其去。有子五人。而官者四。其一人則又以才能見用。而仕亦顯矣。此退休之美。紹續之隆。皆可高也。非獨此而已。抑有可紀者焉。公嘗念仲弟泳之之亡。而祿秩未及。乃以一子恩及其猶子。所以公之幼子。尙未仕。而泳之之子。已爲丞于大理。則昆弟義好之篤。於古無愧。宜其見愛于鄉黨而推尊之也。郡城之西曰醴泉寺者。公之先世實葬其側。歲時上塚。必止息焉。榛蕪滿前。棟宇敗陋。公出力而完之。僧紹良德公之深。乃建新堂以繪公之像。及諸子之仕者凡六人。而尊奉之。且推本公之祖考以來。積累深厚之所致。而謂之善慶。尙虛西壁。以俟後哲。程氏之族信盛矣哉。昔人蓋有父子皆至公卿。兄弟同時爲二千石。則前史錄以爲嘉事。後世藉以爲美談。攷古揆今。良可尙矣。公官三品。年八十。古之鄉老也。斯堂之成。必飲酒以落之。子孫列侍於傍。鄉人愛公而來賀者。或以爵。或以齒。序位於前。起而執觴。羅拜而爲壽。賓主相與。尊卑相交。樂作於庭。酒行而無次。老者得盡其樂。少者不敢忘其恭。一席之間。有悅豫而無惰慢。於此觀焉。亦鄉飲之遺風歟。某同郡人也。喜公之落成。而不得偕衆賓之末酌。以獻公。已而從杖者以出。安能無慊於心哉。得書其事。不敢辭也。元豐元年十月朔日。

淨德集卷十五

論

論略

聖人之道。布於方策。非高遠而難知。迂闊而難行。汗漫而不可攷信。大概以簡易爲宗。以盡天下之理。以仁義爲用。以成天下之務。自微言既絕。章句之學。承流而興。百家異論。衆說殊指。學者各習其師。亡失本統。釋數字之文。有至數十萬言。而是非無所取正。求之以經世範民之用。爲天下治國家之大略。蓋闕如也。豈設教貽訓之深旨哉。人君之立乎民上。雖至誠深智。究達萬事之表。必師式要道。以建皇極。是故書稱堯舜禹之德。皆以順考古道而行之爲盛。至于傳說之戒高宗。則亦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孟軻區區戰國。遊聘諸侯。非二帝三王仁義之說。未嘗輒道。由是而言。則爲人君者。安可不知經術哉。舍是則萬化之原。無所稽法。而治亂之幾。墮于應變矣。人臣之處乎朝廷。雖遠謀至識。欲盡致君之分。必通習經訓。求古知今。然後可以剖決大疑。而裁量先務。是以兩漢諸儒。若董仲舒、兒寬、公孫弘、夏侯勝、呂季主、雋不疑、伏湛、侯霸、魯恭、鄭興、桓榮之徒。皆以經術博彊。果于適用。其輔導世主。究陳政教。建大議。施遠

業。率有攷據。足以垂憲千古。若持權衡。按繩墨。以別萬物之輕重。曲直。而毫忽不可欺也。由是而言。則爲人臣者。安可不通經術哉。舍是則止于簿書刀筆之間。而無以謀王體斷國論。欲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難矣。永惟聖人垂教之原則。既如彼。君臣之際。體道師經。則又宜如此。而學者不窮六經之用。以推治亂之變。規規于章句之習。務爲衍說。而滋破碎之弊。亦足惜焉。臣嘗探索大原。得其至要。以爲易之本。始由數而入象。得象以窮理。皆天地萬物自然之蘊。不必旁摭異端。以就其說。故論易。政教之迹不同。則風俗代變。聖人著其始終。以貽後王之戒。可以意得。而不可以文辨。故論詩。刑賞失柄。則王道歸于筆削。其文則史。其義則裁。之以權制。故論春秋。天人精禋之際。莫若修己以奉順。政執其中。則萬端不失于偏陂。故論洪範。明天性者長於教。故論孟軻。言而不知其歸。則或叛去禮義。故論荀卿。經所以議道。而不可議以數。故論揚雄。不以天下動其心。則能保天下之治。故論唐虞。垂法創制。其效遠者其流長。故論三代。得天下而無以守之。則亡必速。故論秦。乘可爲之時。則不當苟簡而治。故論西漢。先幾預慮。則勢不奪於小人。故論東漢。利害之體。必通究而善治。故論魏。禍亂之萌。必有以召而後發。故論晉。治人之道。必以誠爲任。故論隋。天下之勢。陵壞必有漸。故論唐。監於近事。則切直而易論。故論五代。舉其條目而著之篇。故有論略。言古驗今。庶乎有補而已也。

易之始蓋生于數而成于變推之而及乎人事以盡萬物之理學者安可不知也世之學者不知數之有然或以爲無補于教略而不言之或言而駁誕迂怪務欲求合其說其甚者流而人于占術方技之事而後已夫略而不言者既不能洞明其原本矣言而駁誕迂怪者又不足以尊高易道取信于人而反爲之累則三才造化之蘊孰從而究極其理耶嘗聞之曰陰陽之消息兩儀之動靜四時之生殺萬物之始終若有以尸之而不知其然者數之謂也數也者至神運動之迹顯見于外而可以名之也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五十有五也五行生成之用而數之自然也分陰陽而生八卦者九六也九六者出乎數而入乎象也數之自然者五十有五而卦則生于九六者何也參天兩地而立之本其始也是故有太極而後有兩儀有兩儀而後有四象八卦易始于一一生二二生三三也者兩之則六三之則九九者爲奇而六者爲偶則陰陽之始而象數之本也聖人觀察天地之本統參考萬物之情狀探之于渾淪之先發之于成著之後爲之三畫象三才也是故以畫言則曰三以象言則曰乾易也者變而相生也不變則無以通其用是故數變則三爲九象變則乾生坤乾畫則三坤畫乃六因而爲九也乾坤之畫未定陰陽之氣不相須以成則生生之用或幾乎息是故乾三畫下交于坤則爲震爲坎爲艮此關氏所謂得乾坤奇數爲陽也坤三畫上交于乾則爲巽爲離爲兌此關氏所謂得乾坤偶數爲陰也八卦之位二十有四非無陰也而有陽之數也八卦之畫三十有六非無陽也而有陰之數也此陰陽九六之數互見也八卦之生本諸乾

坤。乾爲陽。故其策二十有四。坤爲陰。故其策三十有六。此九六之數。抑又合于位與畫之自然也。不言少陰少陽者。七八居九六之間也。數變而卦有六十四卦。生而爻有三百八十四爻。具而策有萬一千五百二十。萬物之數盡矣。聖人知夫數之自然。八卦由之而生。萬物由之而成。於是推明其作易用著之意。而繫之于經。曰大衍。大衍者所以演天地之數。而神乎易之用也。是以明于無心之畫。而陰陽奇偶可見焉。今夫三揲之後。不取其籌之奇而歸與掛而一者。而取其已揲者。或多而三十有六。或少而二十有四。或益而三十有二。或損而二十有八。則天地之數。兆于此而不兆于彼也。夫不取其奇而一者何也。蓋道者以靜爲本。以動爲末。靜者得之於不爲。不爲則自然也。彼奇而歸與其掛而一者。皆動也。此以四揲之而有九六者。靜也。豈非其自然耶。或曰。然則其用四十有九者。又何也。曰。未分而二者一也。太極之象也。二以象兩而後見其用也。四十有九者。【案】此下脫二字數之極也。卦以八而生。位以六而定。畫以九而變。大衍以七而知。則陰陽奇偶之數。其可晦乎。明此者可與言易矣。伏羲仲尼之心。豈異哉。

易論中

乾坤之生六子。可得而知也。八卦之爲六十四。其可得而知乎。不牽于數。不惑于氣。而後可知也。夫易固有數。而八卦之成列。不可以數言也。卦固有氣。而六爻之適變。未可以氣言也。以數而言者。求于八卦之先。而未至于象也。以氣而言者。得于六爻之後。而不歸于象也。求于八卦之先。而牽乎數。故謂坎離先天。

地得于六爻之後而惑乎氣故謂卦氣起中孚蓋數與象與氣于卦之相生其迹甚近而其理甚微宜乎說者之不能別而紛紛其間也譬之於人其智愚壽夭者數也其四體具者象也其動息語默者氣也今日之曰人者將以其智愚壽夭與其動息語默之何如而稱之耶亦以其四體之具而稱之也其生而有智愚壽夭則置而不言其動息語默之何如則未議及之蓋有生而後有體有體而後有動息語默數之與象象之與氣亦何異于是有數而後得其象有象而後知其氣也有數而後得其象是以三畫爲乾六畫爲坤謂之乾坤而不謂之九六則卦之相生不可以數言而可以象言也有象而後知其氣是以有復之象而後明之曰七日來復有臨之象而後推之曰八月有凶則卦之相生可以象言而未可以氣言也苟質之於經以乾坤爲之始以六子爲之次序不爲異端小說之所奪一本諸象以求六十四卦始終之變其誰曰不然昔者聖人之言曰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其言曰震一索而得男巽一索而得女者猶言曰一索而得震爲男一索而得巽爲女也此諸卦相生之法也夫陰陽者相求之物也由其相求然後有生生之用成萬物之象焉是以乾坤之位定八卦之爻重陰必求陽陽必求陰始于一陰一陽之相求六子以次而生再變而窮而十有二卦成矣故乾之初求于坤得震而爲長男則謂之復坤之初求于乾得巽而爲長女則謂之姤乾之二求于坤得坎而爲中男則謂

之師。坤之二求于乾。得離而爲中女。則謂之同人。乾之三求于坤。得艮而爲少男。則謂之謙。坤之三求于乾。得兌而爲少女。則謂之履。此其一變也。乾之四求于坤。得震而爲長男。則謂之豫。坤之四求于乾。得巽而爲長女。則謂之小畜。乾之五求於坤。得坎而爲中男。則謂之比。坤之五求于乾。得離而爲中女。則謂之大有。乾之六求于坤。得艮而爲少男。則謂之剝。坤之六求于乾。得兌而爲少女。則謂之夬。此其再變而窮也。以此而推。其中則二陰二陽之相求。六子以次而生。起于屯鼎。四變而窮。而二十四卦之象成矣。又以此而推其終。則三陰三陽之相求。六子以此而生。起于否泰。三變而窮。而十有八卦之象成矣。與夫求之于數。得之于氣。而涉乎異端小說之紛紛者。孰爲簡易哉。

易論下

卦之有象。由乾坤六子之相生。而陰陽變化之各適。聖人因而名之。所以該三極之道。括萬事之蘊。示人以易之本統也。先儒雖有假實義用之說。而未嘗互明其所以然。或迂滯而不通。淺易而無所攷信。夫物有體必有用。體之所主者一。而用之所召者衆。始乎天施地生之至廣。至大而盡乎人事物理之至纖。至微。未有不由于乎此也。天高地卑。水流濕。火就燥。雷之轟轟。風之泠泠。山積而上。澤聚而下。皆其體也。視之而有常也。天地相交。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相通。晦明寒暑。得之而循環。凡有生知血氣之類。由之而始終。皆其用也。推之而無窮也。其歸之于卦。而揭之于象也。專言乎體。則用有所偏。止言乎用。則體有

所晦是必觀陰陽之相須因上下之相重而互言之乾坤坎離震艮巽兌者諸卦之祖也止以體言而用居其間也天地不交爲否交爲泰雨未及于下雷未宣于上則曰屯雨潤而下雷動而上則曰解地必有水爲師水必親地爲比天與水違行訟也雲上于天可需待也上天下澤尊卑辨位則曰履澤上于天決然下潤則曰夬天與火曰同人火柔而明居于外天剛而高處于內內有剛德而外示柔以容物不失其明有高明柔克之義曰大有地雷復靜也雷地豫動也山附于地外雖剛正而內附柔邪剝也地中有山外柔順中剛正謙也長陽少陰歸妹也上示以悅下感而動隨也漸進也故山上有木曰漸蠱事也上以剛德止節于物從權行令所謂有事而待能者也故山下有風曰蠱地中生木升也令行于衆而可觀望觀也火地晉顯也地火明夷隱也山下出泉處得其地有決導之理養晦俟時蒙也水以就下爲和居山之上處非其地蹇也澤性處卑在地之中上以順道臨之而下悅臨也澤必就地萃也火炎而上山止而下旅無容也坤變而艮乾變而離剛柔相交者道成賁也盛陽升而在上助天施化大壯也剛德上居威令下動物不可妄也木上有火烹飪也風自火出由乎明內而後施教齊物于外家人也艮之氣既始萬物繼之以震皆得其養故山雷頤也物之生離始于艮及其鼓動甲坼則雷之功顯而艮之用隱言其體則二陽究其發生之迹則雷有以過之故雷山小過也木進而上澤順而下物之分也故澤木爲大過柔在內而靜剛居中而正內靜而正信發乎中號令行于外以及于物故風澤爲中孚風行水上波險渙散

也。木上水順乎上。而有水井之功也。上火下澤。睽也。澤居上。火處下。位則相易。勢則相戰。而變生。革也。君德在上。號令施于下。則物有所遇。故天風爲姤。君德未居于上。號令不及于下。則待時而發。故風天爲小畜。雷電者相須之物也。電作于上。雷動于下。有必合之理。故火雷爲噬嗑。雷電既合。威明之至。則臨照天下。故雷火爲豐。山高澤卑。山下有澤。言高必有卑。虧損之象也。澤上有山。男下于女。咸感之理也。長陽長陰。相配而成。尊卑之位正。剛柔之氣合。萬世不易乎此。恆也。風散雷動。百物鬯茂。益也。澤無水困也。水在于澤。蓄而不流。物有其節也。火水未濟。不相入也。水火既濟相逮也。然則否屯言乎體。泰解言乎用。推之諸卦。皆可知也。蓋易以變生。而象以互立。皆體用之謂也。或曰卦之象皆用也。安可謂互見耶。曰立象者以體用。取知易者得其用。而體可忘也。

詩論

春秋論

洪範論

孟軻論

【案】以上四篇原闕。今據論略所敘。存其目於此。

荀卿論

天下之物理。其始若不可究。其終必有所歸。星之經躔。次舍合散。犯守紛錯。混亂莫得而悉。然所統者北

辰也。水之東西曲折。源長派廣。聚爲四瀆。離爲百川。蕩溢汎濫。莫得而測。然所赴者海也。途之遠邇。上下險艱。易直。或嚮秦蜀。或通吳楚。舟車人迹。莫得而窮。然所會者中國也。一言而可以盡天下之物理者。蓋知其歸也。言乎規則天下之圓者不能遺矣。言乎矩則天下之方者不能外矣。方圓者歸於規矩而已也。道德仁義者。其微發於神明。其著極於萬物。幽及于鬼神。明見于禮樂。籠絡萬世之前。馳聘千載之外。弛張變化。與天地同其歸。可得而知歟。以宗主言之。則止乎聖人也。以法度言之。則存乎皇極也。總其大分而言之。則謂之名教也。名教者。雖無知不肖之人。可以納諸其中。而賢智才能之士。不可出乎其外也。豪說侈論。又安得而過乎。仲尼嘗謂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可以弗畔。其稱道前古之君。則以堯爲巍巍蕩蕩。舜爲赫已而治。禹爲無間然。衛靈公問陳。則對以俎豆。子貢欲棄信。則荅以去兵。夫以天縱之聖。生知於道。則固能放言高議。恢其端於無垠。神其用於不測。謂天下之治。皆出於我矣。而乃曰以禮約文。則可以弗畔。而又推尊堯舜禹之善如此。夫以徬徨天下。欲伸其道。以濟斯民之心。則固宜舉一切便利之事。求合於時。然後得奮其志矣。而乃問陳答禮。貴信賤兵。其言之不苟。則又如此。得非以道德仁義之大分。歸于名教。而不可越其外乎。名教之不可越。故博學者必約以禮。堯舜禹必爲後世之所推尊。君子之言。必無所苟也。孟子奔走戰國。開說諸侯。而善必稱堯舜。政必陳三代。養生送死。必條其詳。其迹雖迂闊。其心則仲尼無異焉。惜乎荀卿之不出于此。而務爲豪說侈論。往往越于名教之外。而不知其歸也。爲仁義

禮樂之宗主。萬世仰而師之者。聖人也。荀卿曰。堯舜跖其性一。又曰。禮義生于聖人之僞。則萬世安所師乎。爲二帝三王之法度。萬世推而做之者。皇極也。荀卿曰。有治人無治法。又曰。欲觀先王之迹。則于後王。彼治而無法。不本于先王。而本于後王。則萬世安所做乎。失其宗主。忘其法度。則必越于名教之外也。越於名教之外。則何爲而不妄哉。斯言也未足以適當時天下之用。而足以啓後世天下之害也。立說好異。誇辯太過。而不知其歸矣夫。

揚雄論

世之論太玄者多矣。是非何其異乎。或曰。雄之爲玄也。得自然之數。始於一而三之故。有天地人之體。而統之曰玄。四乘之極。而至於八十一。故有方州部家之位。而名之曰首。從而三之。故有二百四十三表。又從而三之。故有七百二十九贊。以一首爲四日有半。以二贊爲晝夜。又以躋贏爲四分度之一。而周天之度。二十八宿之次舍。一朞之日。四時之氣節。盡于此矣。猶六十卦之當夫一歲。而有六日七分也。或曰。玄之數可損益也。爲首者四日有半。而爲分者四百八十有七。則所謂周天之度。與夫四分度之一者。亦可以合也。其躋與贏者。不必加之也。嗚呼。雄之爲玄。止于是而已乎。曰未也。昔之作易。蓋有憂患于後世矣。深探天地之本。而得之於數。然數不可以爲教。乃畫之以卦。擬之以象。重之以爻。繫之以辭。而後見三才之用焉。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易之生也。出於數。而其

成也。數亦隱矣。聖人之所以濟乎斯民者曰道也。道之用在乎教也。彼天地五行之奇耦者。不適夫道之用也。雄之書。其爲數乎。抑爲道乎。觀其覃思于渾天。三摹而九據。索研陰陽晝夜之運。攷究節候鍾律之紀。星斗五行。旣得其詳。然後定之以爲首。敍之以爲贊。以求合乎周天之度。一歲之日。則幾乎爲數而已也。至于一首之不同。則言一時之理。一贊之不同。則言一人之事。而又爲之衝錯測攤。瑩數文捩圖告。以解剝其義。而敷釋其教。關之以休咎禍福。播之以進退動靜。其微則一身之吉凶悔吝。其巨則天下之安危治亂。亦可以推而及之。蓋爲乎道之用。而著以爲教也。亦有憂患後世之心。而不獨爲乎數也。然則說者多惑其數。少言其道。抑有由矣。蓋其說曰。與太初麻合。而又有顓頊麻。夫麻者以數推天之書也。以數而推天。則不能不差于秒忽。是故千載之後。疏密異端。而其法不可歸一。使雄之書專爲麻耶。其數雖有小差。尙可成一家之法。未必廢而無取。況雄之所爲者。寓乎數而言乎道哉。然則所謂合太初顓頊麻者。玄之體也。寓乎數而言乎道者。玄之用也。說者貴其道之有取。而不議其數之何如可也。昔王莽用之以筮。旦占而遇于其贊。則一五七。蓋言以逆爲事。而終至于害身。故其贊三遠。示其不可動于禍亂也。此與夫南蒯將叛。而子服惠伯謂易不可以占險之義同矣。雄爲數乎爲道乎。

唐虞論

人之心苟有以大受。而不爲外物之所奪。則天下之廣不足容也。履安閒逸樂之時。而常懼及乎敗亂。則

天下之物不足治也。深居高堂。運其計數。而日獲千金之利。未嘗喜形於色。乃良賈也。所畜素厚。而所享宜其博也。和鸞中節。平趨大道。而不忘銜蹶之變。乃善御也。所向雖無虞。而所思不敢怠也。授之一命。則慊然如不滿。祿之萬鍾。則泰然如已盈。必失其所守也。千日之安。則習之以爲常。一日之危。則置之而不慮。必忘其所施也。以一心之所存。而得失所關如此。世主豈可不深窮其原。而慎執其用哉。今夫巍巍乎立斯民之上。合天下之勢。以成其高。役天下之能。以給其用。罄天下之愛。以廣其惠。齊天下之長。以隆其威。而乃恬然自處。若無事乎。尊崇富盛者。是人情之所難也。而聖人者。不以爲難。其教化足以召萬物之和。其法度足以爲萬世之準。其安如磐石。其固如泰山。而乃惕然自勵。若不免乎憂虞。敝壞者。是人情之所難也。而聖人者。不以爲難。是以聖人之于天下。其視之則至輕。其待之則至重。視之至輕。故不以天下動其心。待之至重。故其心亦不易乎天下。然則四海之大。不足爲容。而萬事之多。不足爲治矣。夫昔者嘗聞堯舜之爲君。當時號爲至治之極。而後世有不可及之名。乃觀諸傳記。以求夫所爲然者。而見其行事。不過命官分職。以禮樂刑政爲之具。舉而措之。悉有條目。竊以爲堯舜之治。其迹如此而已。亦非有以大過于人者。而當時號爲至治。後世不可及。則又何哉。卽而推之。蓋凡所謂人情之所難者。其心舉能爲之焉耳。且堯自唐侯而升天子。舜以匹夫而有天下。向也處乎一國。耕于畎畝之中。今也居乎四海之上。享有生民之奉。如固有之。而未嘗少愴焉。是以土階三尺。茅茨不剪。飯土鏹水。而謂之中禮。九男二女。百

官牛羊倉廩之盛而憂不見愛于父母。彼豈以天下動其心哉。以欽明文思溫恭允塞之德臨可封之民。成無爲之功。而兢兢然日行其道。以天下爲憂。而不以位爲樂。與其臣下相與謀議。則吁俞訓飭。盡夫君臣之義。抑又作歌以戒。以示奉若天命。順時慎徽。安不忘危之意。彼豈以其心易乎天下哉。堯舜之所以冠百王而爲人主之師者。不在其外。而在其中也。孟子曰。服堯之服。行堯之行。是堯而已。又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夫既有二帝之資。行之而至。孰謂不可乎。

三代論

夏有天下十四世。四百餘年。而後化爲商。商有天下十七世。六百餘年。而後化爲周。周有天下三十一世。八百餘年。而後化爲秦。由秦而下。迭興迭廢。不復有如三代之永。其故何也。慮世之有深淺也。爲治之有厚薄也。體用之有大小也。迹效之有遠近也。慮世之深者。爲治必忠厚也。體用必廣大也。迹效必悠遠也。能識天下之大用者。不苟天下之小利也。能成天下之遠效者。不急天下之近功也。聖人之所爲政教者。非一朝一夕之事也。其道則仁義禮樂。其具則法制也。仁義禮樂之行于天下。如導四瀆之水以灌良田。使之源源而流。要以千載而不可竭涸。非徼倖決溢。乃得一概。今歲爲腴。而來歲爲瘠也。法制之立于天下。如以九牧之金。鑄爲巨鼎。本之模範而成。要以千載而不可破壞。非假借苦窳。以便其用。今日可舉。而明日不完也。是故祖宗相傳。至于子孫。循而守之。雖其材僅可以保天下。而其過惡不至播于萬民。則天

下之勢猶盤固堅重而未易拔。得非所慮者深。所爲者厚。體用至大。迹效至遠。而然乎。夏商周之有天下。歷二千年而纔三易姓者。其原出乎此也。天下之先務四。曰政也。曰兵也。曰財也。曰士也。天下之政。人君莫不欲歸于一。以全其尊也。而三代之封建。使諸侯世守其疆土。家有其人民。教令自出。兵賦自奉。爲天子者受其朝覲貢獻而已。以一時觀之。則權散于列國。王室幾乎不振。反而求焉。以至于久。則藩屏之勢拱衛中夏。可與之始終也。天下之兵。人君莫不欲彊其衆。以暴其威也。而三代之軍政。隱于鄉遂。卒乘馬牛量力而出。三時務農。俟其隙而後教戰。以一時觀之。則國之武備疑其修講之未至。反而求焉。以至于久。則井地之民。舉皆吾之精兵。而不可勝用也。天下之財。人君莫不欲所入之多。以足其費也。而三代之賦稅。授田于民。十取其一。以爲公利。以一時觀之。則國之用度。常若不給。反而求焉。以至于久。則下有餘力而易供。上有餘富而不可勝計也。天下之士。人君莫不欲速求而驟用。以盡其材也。而三代之選舉。先以學校。養而教之。德成行立。然後量能而定位。以一時觀之。則殆非明王急賢之意。反而求焉。以至于久。則素養之賢。其積衆多而不可勝任也。由是推之。則三代之凡曰政教者。皆有寬緩遲久之心。而無淺暴苟簡之態。非邀功于目前。務爲利於後世。其名雖類迂闊。其實乃切于事。是故規模宏遠。德澤深厚。而子孫享國之永宜矣。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治亂之至鑒也。思慮不能極于深。施爲近于薄。法度狹隘。而功效易見。而欲希風于三代者。殆卻行而求及前也夫。

秦論〔案〕此篇原闕今據
略所敘存其目於此

